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八

邵陽魏源撰

大雅荅問下

問民勞板蕩桑柔皆刺厲王而序不明其所刺之事者何  
曰幽厲之惡無大于親小人而幽則豔妻奄寺皆傾惑柔  
惡之人厲則彊禦培克皆爪牙剛惡之人且厲王監謗道  
路以目故召穆凡伯皆託諷察友一詩義著則餘篇大同  
姑先以民勞篇發之次章毋棄爾勞以爲王休末章王欲  
玉女是用大諫箋皆以爾女斥王無此文義故知與四章  
戎雖小子皆斥小人之詞無棄爾勞以爲王休則諷世臣

之語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勸輔辟之臣板詩我雖異事  
及爾同寮卽斯誼也墨子言厲王染于虢公長父及榮夷  
公而史傳言虢公長父爲厲王主兵征伐于外是疆禦之  
臣荀子成相篇任用諛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國語言

厲王流于蕞案孰公當作郭公郭虢同聲字

榮夷公專利聚斂于內是培克之臣流蕞之禍起于貪暴

故詩屢言民亦勞止而欲其惠中國以綏四方柔遠邇以  
遏寇虐言所患者不在四方而在國中之民其賊民者又  
非戎狄而在朝廷小人也小人者貪暴于外而獨能詭隨  
于內故每章以無縱詭隨爲言詭隨在側則忠言不聞民  
怨不達足寒傷心民寒傷國王則受之故春秋傳曰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糾之以  
猛也柔遠能迺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盡之矣盡之矣寬  
于詭隨之人而猛于矜寡癯獨未有能得志者也後漢陳  
忠傳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  
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  
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慮此之謂也曰板詩刺同寮其義孔  
明蕩詩遠託殷鑒詞非一軌豈亦但同民勞乎曰蕩次章  
培克在位疆禦在服服侯服也謂榮夷公以專利內尸三公之  
位而號公長父以二伯專征外擅五服之事四章魚休中  
國斂怨爲德則刺培克在位也六章內與于中國覃及鬼

方則刺彊禦在服也。而毛傳于四章無背無側以爲背無

人側無人則復陪卿之文。乖魯韓之義。故與魚休斂怨義

不相蒙。

漢書五行志釋詩曰。不明其德。不知善惡。以美爲惡。以惡爲美。究至于無有善亦無有惡。師古曰。言

雖有背逆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韓詩外傳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亡主以隸爲佐。非賢者莫能用賢。有號爭臣者。具有默默諛臣者。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蓋三家詩作亡背亡仄。猶言無反無側。言不明之君。其臣

雖有反側者。視若無有。豈知魚休斂怨之臣。卽反側之臣。

則刺用培克之榮。夷公明矣。六章箋疏不詳。內吳覃及之。

事故長父之惡不明。桑柔二四章之義不著。而歐陽修至

以厲無征伐之事。

桑柔二章四牡駢駢。旃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四章自西徂東。靡所定處。

多我觀痛孔棘我圉箋以考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  
為軍旅之禍歐陽氏非之

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史記楚世家熊渠畏厲王暴  
虐去其三子王號此則內異于中國及自西徂東孔棘我

圉之事也西羌傳先是夷王時荒服不朝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狄寇掠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

命伐戎不克攷世本注以鬼方為先零見文選注引先零西羌也又于寶易

注鬼方北方國而匡衡以成湯之服氏羌為懷鬼方此則內異中

國覃及鬼方之事也其刺用虢公彊禦之臣明矣蕩詩之

義猶民勞之義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厲時威令頗

行于四方而民心已叛于畿內厲虐類紂故召穆屢咨殷

商以陳刺

問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箋以厲王爲成王七世孫而疏引服虔說穆公爲召康公十六世孫蓋依世本爲說攷論衡氣壽篇稱召公百有八十歲故俗本紀年以召康公卒于康王二十四年至厲王元年百三十二年每世不及十年者何史記謂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行政號曰共和若謂共伯和攝行王事則諸侯失地稱名乃舍其爵諡而斥名以紀年者何曰穆公當爲康公十世孫世本衍六字耳召公天壽平格則其暮年當及見四五世孫又歷五世而至厲王則穆公殆其十世矣若以十六世當七王無是

事理正義強申之非也。至疑共伯斥名紀元者。蓋爲史記

號曰共和之語所誤。漢武建元以前本無年號。惟史記年

表起自共和以來。若周秦古籍則呂覽賢仁而海內皆以

來爲稽矣。周厲王之難。天故許由契于潁陽而共伯

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莊子得乎共首郭象曰共和者

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厲王之難。汲豕紀年。周

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汲豕紀年。本

紀索隱及莊子釋文引紀年曰。厲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

和卽于王位。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公召公立太子

靖爲王。又沈約注曰。大旱既久。廬舍俱焚。卜于太陽。兆曰

汾王爲祟。乃立王子靖。共伯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

喜。廢之。不怒。道遙。魯連子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

得志于共山之首。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

事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衛。皆無改元共和之說。足

徵周召行政號曰共和之誣矣。本非年號。何斥名之有。古



今人表共伯和在厲王世居中品之上孟康謂入爲三公正符左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之說則其年仍皆厲王之年魯連子謂共伯使諸侯復奉王子靖而自歸于衛則卽地里志州共屬河內郡故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所謂共山之首也共地後入于衛故魯連以歸衛爲言而杜預謂共縣東南有凡城郡縣志共有汎亭卽雅詩凡伯之國則共地卽凡國古者多以所都名國故殷與商並稱康與晉並稱以及梁魏韓鄭皆然凡之卽共亦猶是已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充而凡伯板詩作于厲王時已稱老夫灌灌則其年必長于周召二公故二公從民望而推之以親賢

鎮撫海內。其後歸老子。凡并釋侯位不居。而老子共山之  
首。故天下皆以共伯稱焉。猶厲王終于汾上。謂之汾王。以  
見其失王位。此稱共伯則表其并辭侯位也。易林云。下泉  
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卽桑柔篇天降喪亂  
滅我立王之事。亦卽呂覽厲王時天子曠紀之事。亦卽左  
傳諸侯釋位以間王政之事。是豈子虛烏有之人。而可曲  
傳爲周召之共和乎。陸奎勳謂共伯卽周定公。欲通史漢  
爲一說。則紀年明以共伯與周召爲  
二人。且詩譜言周公召公次子。世守采地。在王  
宮。而春秋時有周公召公。則斷非外諸侯入矣。至大雅末  
瞻仰召夏幽王之凡伯。則距厲王時六十餘年。必其繼世  
之子孫。猶春秋戎伐凡伯于楚邱。又非召夏之凡伯也。召

夏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正謂召穆公與其先人佐宣中興疆理至于南海幽王所及見也苟謂追述召康公分陝之盛則何以不及周公乎

問桑柔前八章章八句皆刺王後八章章六句皆諷寮友前以桑起興後以鹿起興或謂作非一時以出自一人故合爲篇者何潛夫論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聽退賦桑柔之詩與毛序同誼而篇中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鄭以立王爲五穀謂王所恃以立于文不詞者何曰此詩當爲上下篇古人無分前後上下之例故合爲一篇但謂作非一時則鑿也前八章滅我立王自指厲王流彘之事詩

當作于共和攝政之時。若作于厲王在位時，則監諂疾威，道路以目，雖以凡召之親賢，尙僅託詞殷商，旁諷寮友，敢若此極言指斥乎。至前後八章之誼，皆當以芮良夫解證之。芮良夫解作于將流之前，此詩作于既流之後。其解曰：后除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爾乃贖禍翫災，余未知王之所定。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是明知必有流彘之事，但皆豫慮之詞，而非若此前八章皆事後之病也。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盡，則百姓叛矣。曰念我土宇，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圉，則諸侯畔矣。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則國亡非一日矣釋文引鄭本好是家  
嗇力民代食家嗇維寶代食維好故箋云但好任用是居  
家吝嗇及聚斂作力之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故曰與其有  
聚斂之臣匱有盜臣而王不尚賢但知貴吝嗇之人與愛  
代食者而已全用韓詩正同芮良夫解貪利作威政以賄  
成之意亦卽國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專利之意若以家  
嗇爲稼穡則與芮良夫解及國語不應矣但鄭箋下章忽  
又訓立王爲粒王者蓋因毛詩稼穡卒痒之語考韓詩外  
傳里克對魏文侯曰吳之亡也數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疲  
數勝則主驕上下俱極此夫差所以喪于干遂也詩曰天

降喪亂滅我立王則韓詩不訓粒王明矣外傳又載晉平

公實藏之臺燒晏子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

商賈藏于筐篋今百姓袒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君收大

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也詩曰家嗇維寶代食維好

今本

外傳作稼穡者淺人用毛改之是韓詩作家嗇不作稼穡明矣降此蝨賊

家嗇卒痒者言此吝嗇肥家之人聚斂專利爲民蝨賊所

以覆滅我王者皆此輩也使之贅荒中國則有餘使協力

以念穹蒼則不足蓋流汾未久共和未立天意未測

史記齊世

家武公九年厲王出奔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是出奔之時共和未卽立也又年表共和元年大臣共

和行政二年厲王子居召公宮是國人圍太子尙在共和次年也芮良夫詩當作于此一二年間故詩人

追痛厲階復悲胥溺與芮良夫解前後一致豈僅憂稼穡  
籌荒歉乎芮良夫解何無一言及于飢饉乎至後八章專  
刺寮友貪諛尤與芮良夫解表裏解曰爾執政小子同先  
王之臣昏行罔顧導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又曰今  
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一德以備難下民胥怨  
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也曰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  
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  
求厥惟哀哉皆與後八章刺寮友同情同聲而詩作于流  
播之後則餘黨未退民心未定故曰靡用其良覆俾我背  
猶庶曰式藏覆出爲惡也曰民之未戾戾定也

問崧高之詩。生甫及申。鄭注禮以爲仲山甫及申伯而箋詩。又以爲穆王訓夏贖刑之甫侯。皆殊毛說。若謂出韓詩則一家而二說者。何國語齊許申呂由太姜則申亦周初之國。不得爲宣王之始封。且申伯王之元舅。則厲王后亦姜姓。據春秋逆王后于紀之例。申國當已進爵爲侯。乃宣時尙稱申伯。至幽王乃稱申侯者。何。曰申甫二子。佐周中興。必非遠引耄荒贖刑之甫侯。則呂氏祖謙辨之矣。甫者男子通稱。不可與申國之名並舉。則孔疏辨之矣。至張衡傳申伯樊仲。實幹周邦。自兼用崧高烝民二詩。故以樊仲居申伯之下。又不出山甫之字。明非鄭注所本。孔疏辨鄭



禮注之失亦不言出韓詩也。蓋此詩生甫及申當合揚之水崧高二傳而釋之。崧高傳云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揚之水傳云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甫許皆諸姜也。夫崧高惟美甫申而傳必兼齊許揚之水箋但謂申國母家迫近疆楚而甫許則無說傳乃以諸姜釋之何哉。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之國媵之。天子則三國來媵。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太姜生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亦以申呂齊許皆太岳之後。然則周自太王武王以來世與諸姜爲昏姻。申伯嫁女于周必齊甫許媵之。

甫或作呂聲近通用。水經注宛西岳城四岳受封于呂唐

世系表云宣丁世改呂爲甫故宣王封申詩必兼美甫而兼城齊平王

成申詩則成甫而兼及許正以毋黨助戚之國世藩王室

不然崧高美申何不匹以方召揚水備楚何不兼成鄭息

乎揚之水疏因鄭箋無說遂謂重章變文協韻其實不成申甫通詞知窮而陳啟源反以崧高鄭箋之義爲毛傳

之義豈知况山甫樊仲均非四岳之後何得爲岳降神乎

正義言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既改大

其邑亦當褒進其爵特遷其詞耳考下泉四國有王郇伯

勞之郇本侯爵桓九年左傳荀侯伐曲沃而以爲二伯之故得稱郇伯

傳云二伯則申旣爲當州之伯統一方諸侯非謂侯伯之

伯也申甫及齊皆四岳後大國豈有齊甫並周初之侯而

申獨伯爵。直至幽王時始侯者哉。詩曰：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明爲改封遷國之事。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明是命爲豫州之伯。旣爲遷國，則與始封錫命無異矣。至因是謝人箋謂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疏謂謝本周南方之國，舊有居于是者，國已他徙，其地空虛，故宣王以封申伯。王逸注楚詞七諫，則引詩申伯番番，旣入于徐，謂本徐偃王之地。徐亡，宣王以封其舅申伯，然彭城之徐與南陽之申地不相接，惟潛夫論申在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于邑于序。徐序謝皆一聲之轉，三家詩異文也。鄭語史伯告桓公，惟謝郊之閒易取。韋昭曰：謝申伯國在南陽，謝北郊南，號檜在焉。與荆蠻申呂陳蔡應。

隨唐並稱。攷申國卽今南陽。而謝城故址在今南陽之唐縣。相去百餘里。則申謝均在南陽偏鄰荆楚。故宣王以謝城益申伯之封。改大城邑。加地進律。形格勢禁。屏蔽東都。而平王東遷之後。亦亟亟戍申。固形勢然哉。

閔宣王封韓以禦北貉。城齊以鎮東夷。封申以備荆蠻。而惠士奇則謂犬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旅至者。以申侯扼南陽形勢。隔二都咽喉。則宣王封申之役。未免失策者一也。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在鎬東。郟在鎬西。郟非適申之路。今鳳翔府郟縣在鎬京西百餘里。故箋謂北就王命于岐周。疏謂宣王

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郟。

郟在岐東南數十里。

近于望文生義。嚴氏粲

又謂豐有文王廟故至豐策命申伯則豐亦在郟東安得

東行而西餞

豐鎬皆在郟縣相去二十五里

近日桐城姚氏鼎皆不然其

說謂西周之都數遷文居豐武居鎬至穆王居西鄭

漢書懿

王居廢邱

世本懿王徙于犬邱索隱曰一名廢邱地里志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

宣王

承流彘之後而斯干考室之詩蓋鎬京及廢邱宮室久壞

雖宣王所遷之邑無攷而以斯干南山及崧高餞郟度之

蓋都右扶風之域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郟閒也故史稱

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而宣王石鼓

出于陳倉然其地益西近戎卒致幽王之禍則斯干之建

都未免失策者二也而大雅美之者何曰二說皆求之過

而失之者也。鄭孔省視岐周之說得其地而遺其義。攷常武毛傳及白虎通皆言爵人者必于太祖之廟。江漢之五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韓詩外傳曰子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亦謂岐周廟中有召康公配享。江漢等周岐周也。宣王如岐周使虎受土田山川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是太祖之廟在岐周。申伯西適岐周既受策命後告辭東邁而王餞之則郟在岐東爲所餞道矣。顯父餞韓侯于屠者。嗣爵不若始封。且如韓或武穆則受命于鎬京武朝無庸適岐也。書序言康王至豐策命畢公畢是文昭當受命于豐都文廟亦不適岐也。惟召虎出自召公申

伯始封建國南仲命將親征故皆于岐周太祖之廟若謂  
偶往省視就之策命則如王不在岐便可不告太祖自專  
爵土建侯錫命乎姚氏討求雖勤更匪事實何則國語杜

伯射宣王于郃是宣末年尙居鎬也懿王之廢郃在京兆

槐里

水經注渭水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故犬邱邑也周懿王都之漢秦以爲廢邱漢改曰槐里括地志在雍

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孔疏謂京兆故長安縣鎬在長安南二十里則

廢郃近鎬有離宮在焉非遷都也

詩譜正義

穆天子傳出入皆

在南鄭郭璞以爲京兆鄭縣今華州地後以封鄭桓公者

則在鎬東而非鎬南

或以爲漢中府南鄭縣者更非

當爲秦德公所居雍

城大鄭宮

括地志岐州雍縣南故雍城秦德公所居

其地在岐山東南鎬京正

西故自岐周言之曰南鄭自鎬京言之曰西鄭然宋衷謂

懿王自鎬徙居廢邱不言自鄭徙則亦僅離宮所居

故但名大

鄭宮亦名祗宮而非都也矧宣王斯干劉向但以爲去奢卽儉書

傳並無遷都之說豈得舍岐周策命之典別尋遷都郿西之證乎至小雅刺幽之詩已云宗周旣滅毛傳宗周謂鎬京則是幽王未亡之前畏辟戎偃已棄故都東徙將二百里鎬京久滅于戎是以軍敗驪山之北身死戲水之上乃謂宣王徙都鎬西爲失策斯鑿空之失已至申伯封謝年已番番必非後此三十餘年召戎之申侯故古今人表以申伯同山甫吉甫等列上品而申侯列于幽王下品則魯



詩不以爲一人矣。然使幽王當日不廢申后，戲驪烽則近倚韓城而奄受北國，外援申甫而南土是保，西戎必不敢動，而宣王封建親賢，夾輔王室之功，將數世賴之。且申在南陽，縱可塞南方諸侯，亦不能塞東北諸侯，何以韓晉虞虢亦不聞一旅勤王，而西戎攻鎬，迫近肘掖之間，戎豈恃申援始敢深入。周豈遠待漢陽諸姬以禦戎哉。西周亡于幽王之棄申，非亡于宣王之樹申，是以衛武公、晉文侯皆不以申爲討，而崧高美宣王，不爲刺宣王，鄭箋不得毛傳之意，因并不得宣王封甫及申，王風戍甫及許之意，不論其世，曷以誦其詩哉。

問曰大雅以崧高烝民韓奕並列然山甫城齊僅一土功之役往反旬月之間非有封建錫命之典征伐之勛而乃作詩夸頌登之大雅媲美申韓者何毛傳以山甫爲樊侯然晉語襄王賜文公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倉葛呼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在焉韋昭謂樊仲仲山甫也夫以字配邑則是畿內卿大夫猶樊叔仍叔故杜預孔穎達並謂畿內無侯男之爵而山甫稱樊侯者何毛傳謂古者諸侯之居偏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淄然齊世家獻公元年已徙薄姑都臨淄在夷王之世至宣王卽位已五十餘年詳齊風且臨淄乃

太公以來舊都惟胡公暫徙薄姑。獻公仍還其舊。非以迫  
隘新遷也。而待山甫往城者何。且山甫城齊。果同于召穆  
之營謝。則崧高不美召穆。此詩亦不當美山甫。徒餞酢之  
虛詞。無中興之實政。而登之大雅者何。曰說雅者必明二  
雅小大之例。與三家異同之義。而後可釋一詩之疑。蓋山  
甫徂齊。非僅城齊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  
于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鄧展晉灼曰詩  
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衞命往治齊之城郭。韓詩誤以爲封  
于齊。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則杜欽引非繆。未可專非杜  
氏。追答漢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所自出。本姬周之苗裔。  
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遂受封于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

後嗣乖散。居于成陽。因氏仲焉。王符潛夫論云。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以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之以樂土。皆本三家詩。以烝民與崧高韓奕同爲建侯錫命之詩。太平寰宇記瑕邱西南樊故城。樊仲皮國。地里志東平國樊縣。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二十五里。瑕邱故城在今山東濟甯州北齊濟沛三字段借通用。山甫封樊侯而國于濟。猶申伯封申而國于謝也。周時封國同名者。如燕有南北。虢有東西。韓有河東河西。邾有大邾小邾。卽如樊邑亦有三處。豈得止知有姜氏之齊乎。山甫旣封東國。其河內陽樊則留支子守其采邑。世在王

官如周召然

陽樊今懷慶府濟源縣地周畿內也與兗州之樊一爲舊裔之所守一爲宣王之改封惟

水經注及廣韻又以山甫封在南陽爲今襄陽樊城縣則傳會非實詩言城彼東方不云南方也

其後東

國之樊不知何時滅絕則孟郁碑所謂周道衰微失爵亡

邦者也

成陽在今曹州府菏澤縣界兗州府之西也地相近故後嗣居之

然樊侯雖暫就

封于東營度城邑旋即入輔于周亦周召不居燕魯之誼

故有式遄其歸之語唐權德輿集言魯侯仲子曰山甫入

輔于周食采于樊

德輿唐人故與仲郁碑出周苗裔說合及見韓詩

國語宣王立

魯武公子括戲及立孝公事皆訪之山甫屢聞匡諫以維

宗國故有袞職補闕之語宣王二十一年魯公子括之子

伯御弑懿公戲而自立三十二年王殺伯御立孝公稱而

公羊及列女傳且言孝公幼時邾婁顏納賊于宮中保母  
臧氏以子易公負孝公之周訴于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  
反孝公于魯正當宣王訪山甫之時則封山甫于魯東蓋  
使以親賢鎮撫魯亂也毛傳又謂城齊者蓋去薄姑而遷  
臨淄卽齊世家獻公殺胡公而自立因徙薄姑都治臨淄  
之事則封山甫于齊東並以鎮撫齊亂也故有柔不如剛  
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之語復有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之語苟非受封侯國則王朝公卿食采畿內安得有樊  
侯之稱乎山甫以左右親臣將就封于外故杜欽謂其歎  
息永懷夙夜徘徊不忍遠去若僅奉使築城往反旬月之

役並非遠辭王室而輒曰式適其歸永懷相慰毋乃兒女  
之繼戀乎崧高爲封申伯則列于大雅黍苗爲召穆公營  
謝則在小雅一事而政分小大若山甫築齊又非營謝創  
建之比何得與申伯韓侯同列大雅乎山甫本魯宗入輔  
分封魯東故言績戎祖考與召穆公江漢同詞鄭樵氏族  
略謂虞仲  
之裔采于樊爲樊仲山甫其語無稽今不復辨而杜欽黨于王氏乃託言山甫異  
姓之臣以調王鳳猶薄昭書言桓公殺弟以傳合文帝殺  
淮南事古人稱引多有其例鄧展晉灼不辨異姓之語而  
反疑封齊之事宜師古駁之矣擇允元公中興作輔封建  
親賢屏藩齊魯宜乎大雅以媲前古

問烝民毛傳謂城齊者蓋去薄姑而遷臨淄考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邱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獻公卒子武公立九年周厲王出奔大臣共和行政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是則獻公徙都在宣王前數十年其不相值一也齊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傳會史記懿王時詩人作刺之語及三代世表哀死胡立在懿王之世然史記刺詩自指變雅見傳奴且厯懿孝夷厲共和而至宣王齊已屢易其君安能復



使宣王與胡獻相值。至徐廣引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昴則下與宣王胡獻之年雖近而上此以齊四公當周七王復非情實。其中如穆王五十五年見周本紀夷王十六年見帝王世紀其康昭共懿四王亦必非短促其不合二也。而子兼引烝民毛傳者何曰毛

傳齊徒臨淄。雖未明著其世。而史記世表世家之年則大不可信。攷檀弓太公望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水。經注穀水篇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胡公卽哀公弟。同爲一世。合太公丁公乙公癸公共止五世。而此云六世。則哀公以上缺一代矣。世本癸公作廕公。疑當爲二君。今若干哀公前

增一世以第五世當懿王哀公當孝王至夷王三年烹逮  
共和末共得六十五年以爲保民耆艾之胡公年數則獻  
公嗣立徙都約當宣王之初與紀年毛傳無不合矣獻嗣  
胡後卽徙都臨淄故葬胡公于臨淄若如史記當夷王時

則齊未徙都胡公當葬薄姑安得墓在臨淄乎

顧氏曰知錄駁五世

反葬之說以爲不仁不孝不度不祥不恭不惠考金縢穆  
卜左傳夾輔太公尙佐成王而大傳言太公期年報政則  
政報政時旋薨京師如周公之葬畢以從文武其子呂伋  
復事康王見顧命左傳又詩譜謂丁公嗣位于王官則三  
世爲王朝公卿是以皆葬于周而哀公又死于朝王時其  
葬于周而不歸齊宜也胡謂不仁不孝不度云云乎至胡  
公世葬于國始不葬周正可以證禮記之說但不當泥首  
邱反葬之文耳顧氏乃引水經注胡公棺以六世爲五世  
尤爲以誤證或謂山甫徂齊自爲受封而城彼東方或亦  
誤今附正之

或亦助齊徙都之役。旣救魯亂，兼奠齊疆。山甫一就封而三物成，豈非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者乎？豈非天子是若，明命是賦者乎？故毛韓並行不悖之義，可兼取相備焉。至末章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郭璞引之以注爾雅齊疾之訓，則韓詩望仲山甫速往速返，不以徂齊爲齊國，是就封之誼，卽在城彼東方之中，蓋自城其都而非代城他國也。

問韓奕毛傳以韓侯先祖武王之子箋以韓則姬姓之國，晉滅之以封其大夫梁山，卽禹治水災之梁山，韋昭亦謂宣王命韓侯爲卽晉所滅之韓，在河東郡界而春秋時韓武子食采于韓原者，但箋謂梁山在夏陽，疑與韓原不接。

而訓燕師爲安師亦不詞此一說也自張華博物志因梁山在夏陽并謂夏陽有韓原隋世因之置韓城縣而呂記朱傳及近日陳啟源並從之則移韓國于河西而以燕師爲召穆公營謝之例陳氏并以山甫城齊庶殷攻洛諸侯城成周晉合諸侯大夫城杞爲比謂三代時遠役鄰邦不足爲異此又一說也王符潛夫論謂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祖其說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括地志方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里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侯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又曰灤水逕良鄉縣北歷梁山南高粱

水山焉是所謂莖莖梁山者矣。近世顧氏炎武主之。謂漁陽二韓卽其後。則潛夫論旣漢人詩說而燕師北國百蠻追貊復詩有明徵。此又一說也。將何從。曰訓燕爲安旣望文生義之陋。改燕以召。非春秋王朝周召不書魯燕之義。周召一子次子世守王官。與長子世封燕魯各不相涉。韓原之在河東不在河西。具

見左氏何以誤在河西之。夏陽夏陽在春秋爲梁伯之國。

梁伯魯公元年梁伯芮伯在後滅于秦。謂之少梁。安得

又爲韓侯之國。且韓侯受餞于屠。說文郿在洽陽。距韓城

不百里。顯父安用及郊。追餞。或謂音滅之韓。史記左傳但言姬姓不言武王之子。則大

惟韓侯原不必其爲武穆。尤于經義無關。至陳氏引詩書春秋以證遠役北燕。

二千里城韓之義則山甫因齊遷都而往定其居并非遠  
彼周人庶殷攻洛諸侯城成周皆王朝京師不可以比列  
國晉合諸侯大夫城杞亦存亡國之義助以財力非遠役  
各國之民是前二說縱可合于梁山而不可合于燕師也  
至漢人引三家詩惟王符不足徵信已詳檜風荅問且舍  
春秋晉滅霍楊韓魏之國而取不見經傳之辰韓馬韓弁  
韓後漢書東夷傳始見以證大雅之韓侯舍禹貢冀州所  
是前漢尚未有也箕之梁山而取不見經傳之高梁山卽今京師之西山其  
高粱水所出卽玉泉  
山也况韓侯城在今固以證大雅禹貢之梁山尤地志習  
安亦與高粱山無涉諱非說經家濶是後一說縱可合于燕師北國而又非經

文之韓與禹甸之梁山也。然則如之何。曰。以經注經。韓卽春秋河東之韓原。梁山卽禹貢冀州所治之呂梁山。燕師卽蹇父南燕。姑姓之國。乃韓姑之父。以卿士奉王命。城韓也。尸子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注以龍門爲大禹疏決梁山之處。而唐書地理志又以龍門東岸之山卽壺口。春秋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則古時梁山實橫峙河之東西。故得呂梁之名。明非河西所得專矣。韓城縣志龍門山卽梁山別麓。其南有石洲浮于河面。人以爲大禹治梁爲門之屑。其實卽春秋所崩梁山之遺蹟耳。爾雅梁山爲晉望。不爲秦望。禹貢治梁屬冀。不屬雍。

則周初自爲河東方伯所望祀。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韓侯奄受北國則未知爲冀州之伯歟。并州之伯歟。而入覲來往皆道夏陽渡河則呂梁其必由之道。餞詩及之不亦宜乎。春秋時北燕距中國遠不甚通于邦交。惟南燕在今衛輝之封邱。故與鄭韓皆連姻。春秋書南燕曰燕。書燕則曰北燕。左傳賈逵注南燕姑姓。引詩韓姑爲證。是三家詩固以燕師爲南燕矣。賈逵曾撰齊魯韓毛異同蹶父蓋南燕姑姓諸侯。入爲王卿士者。故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易林云大夫所父無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則三家詩又以蹶父爲所父。司馬之職。故巡行畿甸。靡國不到。時召穆公方以司空



營謝故宣王命蹶父以司馬城韓蓋命爲州伯改大其都  
蹶父因城役而得相攸詩因昏媾以表邦交故以燕師爲  
言蹶父以燕侯入爲卿士猶晉文侯衛武公鄭桓公之例  
非周召二公之比故召穆公不可稱燕而蹶父可稱燕也  
不曰汾王之甥燕侯之子而曰蹶父之子者王朝卿士例  
當書字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曰肅肅謝功召伯  
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與此稱燕師同一義例因是謝  
人以作爾庸則知此亦因是韓人以作爾庸尙非眞役南  
燕之人何況遠役北燕之人乎烝民詩毛傳謂仲山甫爲  
王卿士職當頌省諸侯述其卿士之職豈非蹶父孔武靡

國不到之左證乎。若謂因是百蠻，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蠻服，應去宗周三千餘里，卽以每服二百五十里計之，亦應千五百里。晉爲甸侯，實非蠻服，則周都鎬京，西極秦隴，卽爲犬戎，北逾涇洛，卽爲荒服，皆不及千里。唐叔封于夏虛，疆以戎索，其後遷都晉絳，拜戎不暇。潞子卽在潞安，茅戎近處解州，犬戎實爲姬姓，故孔疏謂蠻服者蠻夷之在服中。韓侯當西周之時，爲并冀之伯，連帥諸姬，節制戎貊，如康叔兗州之伯，而劫恣殷獻，臣侯甸男衛其國，與徐戎淮夷萊夷相錯閒處，而齊魯則侯甸，戎夷則蠻服，豈得四面開方，如職方之計，其道里爲遠近哉。鄭注追貊

言古俗  
後爲獾狁所逼漸東徙考貉卽貉也說文貉北方豸種  
孟子言貉惟豳生之卽宣王時獾狁朔方之地故周代戎  
狄之禍初中于雍次中于冀晉最後中于幽燕鄭注周禮  
據漢世所見始以貉爲東夷故師古以辰韓馬韓爲貉貉  
之後何得反爲韓侯之後哉

問說者言大政列于大雅江漢常武之南征何以大于六  
月出車之北伐而此爲大雅彼爲小雅者何嚴氏粲因謂  
周興西北去東南甚遠故成王初年親踐淮奄伯禽封魯  
首伐徐戎宣承厲末四夷交侵其禦獾狁惟吉甫一役而  
方叔威蠻荆皇父定淮北召穆平淮南至再至三而東土

始靖故大雅有南征而無北伐者何曰嚴氏不知三家詩  
出車杜采薇言玁狁西戎者皆宣王之雅又不知江漢  
常武之在大雅者止以宣王親征故與小雅遣帥分政之  
小大乃妄卑北伐而侈南征豈知周宣之時北患最熾故  
吉甫六月南仲出車爲中興莫大之功然力征數十年猶  
有西戎殺秦仲姜戎敗王師之患若方叔之于蠻荆則不  
戰而服者也蠻荆來威因于征伐玁狁徐方來庭繼以淮  
夷攸服于是疆理至于南海經營告以成功視西北二寇  
難易天殊至玁狁西戎命吉甫南仲蠻荆淮夷命方叔召  
虎獨淮北之徐宣王自將親征者易林云吉日車攻田獵

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則知南征之役。蓋乘東都巡守之便。故車駕親臨。蓋西北二寇。鎬京肘腋之禍也。淮徐二夷。洛都門庭之患也。穆王之末。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厲王時。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征之。不克。東都之朝會。幾不可行矣。宣承大亂之後。卽位之初。乘輿未可輕動。及至鎬京肘腋之患已除。思續成康之烈。巡守東都。大會諸侯。而淮徐職貢尙不至。故乘會同兵力之盛。而自將以臨之。先命召穆公率江漢之師。平淮南之夷。以翦其羽翼。旋以六師駐淮浦。由淮北以進。達徐州。乃兵方及淮。徐已震恐。旋執醜虜。下命班師。有征無戰。不失爲王。

者之兵若西北二寇則必陳師鞠旅縱追奔逐北亦難致其來庭矣此常武親征所以得列于大雅耳詩以親征爲重故雖南仲總六師之大將而詩則惟頌王靈皇父程伯休父又南仲之副則但云三事就緒言三卿咸稟庶算而已此又大雅立言之體異于小雅耳論功烈則盪平大于驅逐論典禮則親征大于遣將若論敵寇之強弱則南夷小于北狄豈得謂大雅之寇必強于小雅哉毛詩慎小雅之篇次遂迷二雅之體例且序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尤望文不詞豈知武王之頌爲大武武王之雅爲下武宣王中興之雅爲常武乃愷歌愷樂之篇名召穆公所定若曰克

詰戎兵張皇六師不容一日弛爾豈如後儒之傳會哉然則常武何以不在江漢之前曰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詩獨此篇召穆公詩故列于後從其人非從其事也繼之以瞻卬召夏而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闕國百里正指江漢常武之事又次以衛武公髦年佐平王之詩而用戒戎作用湯蠻方望其鑿幽之敗纘宣之烈而變大雅終焉西周于是乎不復而春秋夷狄之禍東南急于西北矣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不在東西周之際乎毛詩移衛武平王之詩于厲王之前說者遂以召夏爲思召康之盛郢書燕說妄生義例何責焉

問常武敘不言所伐何夷朱傳謂江漢伐淮南之夷常武  
伐淮北之夷毛奇齡力斥朱傳爲臆說謂江漢之淮夷兼  
指淮南淮北常武則征徐方其淮浦淮濱指所經歷及駐  
師之地不指淮夷者何曰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是周  
初徐與淮夷同叛也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  
盈以略是周初徐并與荆蠻同叛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  
遂踐奄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  
之境者宣王時蠻荆最強而徐方及淮夷亦附和聲勢馮  
陵中國故先命方叔威服荆蠻以靖上游之強寇及是復  
兩路出師召穆公征淮南而途出江漢者先耀兵楚地絕



其上游之援應從漢至淮水陸直下而後南仲皇父之師方軌安行以至淮北同時並攻故皆不戰而服前詩言江漢而不及徐方後詩言淮浦而不及江漢可見淮南之夷恃荆楚爲聲援淮北之夷恃徐方爲羽翼從來江淮慄悍易于騷動故宣王親征以服之而詩曰徐方來庭徐方不回言南人自此不復反也卽地勢以悟兵形是在誦詩者之論其世也

問毛詩以衛武公抑戒刺厲王諸家知其時世不合皆以爲刺幽王子獨謂王風變雅皆終於平王而以衛武懿戒作於平王之世者何曰吾於是知聖人於王伯絕續之際

至兢兢也。周室東遷以後，欲復豐鎬文武之治，非齊桓晉文所能匡。非周召之佐，不能回虞淵之日而復觀中天也。文武子孫能傳聖學，無雜伯功利之習者，惟衛武公一人。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瞽不失誦。於是作抑戒以自警，及其沒也，國人謂之睿聖。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詩於其側。大學引淇澳之詩以爲盛德至善，中庸兩引抑詩以爲誠不可掩，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其修己治人，純乎王而絕乎伯，固爲孔子曾子子思所深子。且翼戴平王，中興王室，則立德

立功兼之其本末體用豈齊桓晉文所覲其萬一哉而東周卒不復西者則鄭武公間之也武公掘突取于申與申侯爲姪故迎立平王不正申侯之罪又寄孥虢檜圖人家國何暇計及豐鎬光復舊物其時勤王之兵至者四國晉文侯秦襄公各迫戎狄勢不能留相王朝其相王朝者非衛卽鄭衛武公不世出之聖相也使其得君行道脩內攘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安在不可以紹宣王之烈乃平王舍衛而任鄭鄭任而武公疏矣平王知親親而不知尊賢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鄭武公知功利而不知道義知私圖而不知王室衛鄭之進退周室升降之大關鍵也緇衣愛

鄭武公猶晉人之善桓叔齊人之德陳氏君子錄詩以緇  
衣冠鄭以淇澳冠衛一罪之一功之也以留子終王風以  
抑戒終大雅一罪之一傷之也

詩古微中編之八

詩古微中編之九

邵陽魏源撰

周頌荅問

問曰。頌之爲義。美盛德乎。告神明乎。譜疏謂祖父未太平。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于子孫。周頌是也。祖父太平。子孫未太平。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復有借其美名。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全類小雅。又非風體。魯頌是也。然則頌無定名。隨人立義乎。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卽形容之容。漢書魯徐生善爲頌。頌卽容字。故籥文作頌。而說文訓兒。其別于雅約有三端。一曰施于神

不施于人三十一篇中自郊社明堂藉田祈穀岳瀆星辰  
禘祫烝嘗蜡獻無非祭祀樂章卽烈文有客振鷺臣工亦  
皆歌于助祭閔子小子則朝廟之詩惟敬之小毖不言廟  
而在朝廟之後當亦寓求助于獻賓之樂未有主頌生人  
之義何則頌者容也所以形容天祖之功德而無所旁及  
云爾二曰主于容而不專于音維清爲象舞酌桓賚般爲  
大武之舞而勺象兼爲燕禮學校之舞八佾以舞大夏雖  
前代之樂而其詩九夏亦皆頌之族類詳正樂論則是惟頌可  
舞舞詩必在于頌從未有二雅用之于舞者何則頌者容  
也所以形容天祖之功德而無所虛誣云爾三曰大樂必

易故惟專章而無分章。一見于東平王蒼議禮所引魯詩

之傳。

後漢書見商頌發微篇

再見于楚子舉大武之詩。以一篇爲一

章。

左傳宣十二年

後儒于周頌分章非古也。何則。頌者容也。所以

形容天祖之功德而無敢侈詞云爾。自考父頌殷。遠大樂

易簡之義。矢鋪張揚厲之音。長發七章。殷武六章。而頌一

變。至奚斯頌魯。并舍告神之義。爲美上之詞。雖闕宮兼述

先公。而亦義主僖世。遂爲秦漢刻石銘功之所祖。而頌再

變。故商頌者。周頌之變。魯頌又商頌之變也。再變之後。頌

義埽亾。孔疏不溯變本失真之由。不悟商魯何人所作。尋

影嚮爲形聲。忘波瀾之根柢。何怪焉。

詳商頌魯頌發微



問周頌多作于周公攝政制禮樂之後故多與召誥洛誥相表裏猶豳風之與金縢也至周公攝政則荀卿韓詩外傳並有其說而書大傳逸周書淮南子并有其年非始于鄭氏也願質其疑曰鄭氏攝政之年非同于逸書大傳之年而荀卿之說又大諄乎夫子之說考大傳周公攝政一年匡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則是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受朝稱天子也逸周書明堂解曰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尹俗本作君誤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天子負斧扆南面立。天子成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周公明堂

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

于成王。此雖稍遜書大傳之詞。慤而亦攝政于成王初年。

卽嗣君諒闇。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事。而特久其任。非

如鄭說不攝于初喪冲幼之時。而攝于年長還朝之後也。

至以攝政爲踐阼稱王。則不始于鄭氏。而始于荀卿。儒效

篇。顯與書敘及周頌周誥南轅北轍。信荀卿則必不信聖

人而後可書敘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曰。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左右作君。奭曰。周公旣得命。禾旅

天子之命作嘉禾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非荀卿所謂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君臣易位矣書敘曰成王既黜殷命曰成王伐管叔蔡叔曰成王使唐叔歸禾于東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非荀卿所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枝代主矣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烏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春秋聖人固預知後世必有假託以行其僭快其私者蕃露故其敘書百篇于成王周公之際別嫌明微大書特書不

一書昭昭若揭日月。故孟子不復辭闕焉。不圖猶有藐思。

孟爲亂道儕子。弓子仲尼憫然誣周公君臣易位。以枝代主。爲大儒之效者。不知大儒之效。則臣道之極也。子道之盡也。繼志述事成文武之德。達孝是也。非君臣易位以枝代主也。周頌周公所作。清廟祀文王時。成王未至洛。則稱顯相不稱天子。雍詩禘太祖時。成王主祭。則天子穆穆而

相維辟公。

顯相辟公皆周公詳後

周誥紀于史臣。而酒誥稱成王若

曰。今古文本皆同。

僞孔傳本始刪去成字

召公取幣旅王若公。又召

公稱旦者。一成王稱公者。十有三。金縢諸史及百執事。則曰。公命我勿敢言。于此而猶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則誣

矣。愚矣。或又以成王襁褓之言出保傅篇。尤繆之繆。保傅篇言古者太子始生。卽舉以禮教之于赤子之時。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又置三少以道習之。故太子生而日見正事。聞正言。此謂武王時教太子誦之法也。又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及太子旣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而後繼以三代天子之禮。引明堂之位曰。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

聖維之此則成王卽位以後周公夾輔之證也故曰殷周

所以輔翼天子者如此後人誤以保傅太子之年爲天子

之年以周公在前之位爲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

漢書霍光

傳而荀卿至謂周公屏成王代天子以遂其放言高論處

士橫議之習漢儒傳授類出于卿馬融因刪保傅所引古

明堂位別爲明堂踐阼朝諸侯之記誣聖畔經公相祖述

人知李斯以卿學亾秦不知歆莽以卿言代漢蓋大儒之

效如此也灼然不惑者伏生一人而已親見百篇之書傳

百篇之序引保傅之文言攝政而不言稱王故明乎書序

保傅而後可以讀洛誥明乎洛誥而後可以讀周頌明乎

詩書而後知惟孔子能言周公

保傅篇蓋出于古之禮經  
故漢時與孝經論語並教

太子見漢昭帝紀而後人又

以賈子新書語攙入之耳

問象卽維清則其中維天之命若無所屬者何鄭于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之下管象皆釋爲周頌之武孔疏申之謂文王父道在堂上武王子道在堂下卽周頌序箋亦以象舞爲武王所制則似非文王之頌者何曰記載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義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今頌前二章皆稱文王之德而三章稱文王之典所以載事功者也則前二章皆爲歌此章獨舞可知矣楚子舉大武

諸詩以一篇爲一章。以此推清廟之三。當亦本一篇而三章。故首章曰於穆。次章亦曰於穆。首章曰不顯。次章亦曰不顯。首章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次章亦維天之命。與文王之德並言。且首章曰穆清。第三章亦曰維清。詞相首尾。升歌清廟。而後歌維天之命。以獻尸歟。次章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以爲周公將制作。先祭告文王。故詩云我其收之。曾孫篤之。所以承先啟後者。皆在于制禮樂。定治本。周公制作。人知其因于二代。而不知其因于文王。如薪慙以告天。兆后稷爲太祖。靈臺辟雍。以行明堂之政。康誥言用刑立政。言官制。韓起見周



禮于魯則易象在焉。季札觀周樂則南籥舞焉。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知文王制作已定。特未頒諸天下。周公乃收聚文王之德。順惠文王之意耳。至于三章象舞。則專頌武功。蓋升歌在上。匏管在下。雖詩分節奏。而義相終始。清廟維天之命。以瑟歌于堂上。象以管奏于堂下。且與舞人爲節。文舞左執籥。右秉翟。則歌雅南。武舞左朱干。右玉戚。箭卽干舞。則歌維清。二舞皆象文王之功德。故季札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其爲文王之樂何疑。乃鄭于禮注。皆釋象爲周頌之武。試思記于管象之下。又云舞大武。舞大夏。是象非大武甚明。且鐘鼓在堂下。而舞

象則並不在堂下而在庭。

論語八佾舞于庭周頌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蓋堂下

鼗鼓管磬笙匏之屬。充滿其閒。豈容舞佾之行列耶。鄭箋雖謂象舞武王所制。而釋肇禋爲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則亦謂文出師類禡之典爲今日武功大定之所本耳。後人或遂以清廟之三皆武王祭文王之詩。則是周公未營洛邑已制禮樂乎。當知周頌皆作于成王之時。斷無武王所作之頌。

問清廟我將諸篇。專頌文不及武。或謂武王時詩。或又以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兼頌文武。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牲牛一。武王牲牛一之事者何。且樂記武王克殷。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則武王已宗祀文王于鎬京之明堂。而孝經專以嚴父配天爲周公之孝者何。曰此成王未至洛邑以前。周公攝祭之事。非成王烝祭文武之事也。書大傳有二條。其一曰清廟升歌者。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專述文王廟成。周公攝祭而歌清廟之事。其一曰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諸侯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二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翕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

則武王廟亦告成。周公攝祭文武之事。洛誥所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不可合并爲一。歌清廟時明堂未成。文王亦未配天。亦不可與我將宗祀之時合并爲一。周公祀武王廟亦必有頌。而今不存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營雒以觀天下之心。四方諸侯各率其黨攻位于廷。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况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又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蓋武王末受命。

日不暇給。雖已祀文王于鎬京明堂。

見樂記

其時助祭不過

西畿諸侯。而殷士尙未禘將。四方諸侯亦未盡往。亦未定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之制。故度邑解告周公曰。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矧武王旋崩。沖人嗣立。卽有三監之變。多士多方。人心復大渙。周公雖東征戡定。而沖人德澤未加于民。殷頑之心。宗周與否。未可知也。周家先祖功德最大。天下人心所共服者。一后稷。一文王。故周公營洛。先達觀于所營之位。知殷民皆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以收人心。于是順天下之所同。郊祀后稷以配天。歌思文之頌。卽作雒解所謂乃設邱兆于南郊。配以后稷。

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也亦卽召誥丁卯用牲于郊牛二也。

帝牛饗牛各一

又因文王廟落成先祭清廟而多士皆駿奔愀

然若復見文王于是宗祀文王明堂以配上帝而歌我將之詩四海各以其職來助祭人人皆服其祖宗宜配天享帝卽服其子孫之宜爲天子無斃無怨而天命人心翕然鞏固矣。度邑解武王憂天保之未定欲兄弟相後是武王固以制作之任屬之周公故孝經以嚴父配天爲周公之孝而不及武王成王蓋周家受命過歷之祥實自營洛始制禮作樂亦自營洛始若清廟我將作于武王之世則孝經何獨言周公其人乎其清廟祝詞當曰孝嗣王某使孝

顯相某薦某事于皇祖文王周人世世歌之以祀文王其  
曰顯相者不改常若周公之存卽常若文王之存焉雖甚  
盛德又何以加茲計自三月召公先相宅十餘日攻位卽  
成而周公始至復監明堂各工告成于夏作雒解曰乃位  
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太廟后稷廟也宗宮文王  
廟也考宮武王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于  
是周公佯告成王成王命周公先行宗禮周公祀嘗在  
季秋大饗帝之時及十二月各工各禮皆成成王始來洛  
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于是冬復  
烝祭文王武王于宗宮考宮入太室禋所謂來雍止肅者

明成王新至東都曰辟公天子者明禮制于周公而行于成王耳若在鎬京大禘何得有來雍至止之語何得以辟公顯相居天子之前乎蓋營雒之初本太祖后稷而宗祀文王及成王至洛舉行特禘祀武王于文王廟始更祖文王而宗武王而改宗宮考宮爲文世室武世室百世不遷南齊何佟之議孝經宗祀文王是周公攝政時事祭法祖文宗武是周公復辟後事成王在洛未郊祀天地據洛及歸鎬京始行郊祀后稷文武並配歌昊天有成命之頌其時已受徽號明在制禮之後矣成王者生非廟號詳後答問時邁則六七年巡守朝覲于泰山明堂之所歌必巡守始受徽號則篇次當在昊天之前矣要之洛邑之



不同于鎬京者有四。周禮之不可釋。周頌者有四。一則洛邑。惟有太祖后稷廟及文武二宮。而無太王王季之四親廟。二則惟有南北郊。皆配后稷。而無圓丘配嚳之祭。三則郊及明堂皆祀上帝。而不祀五帝。四則惟明堂前有辟雍。而無成均。四代之學。蓋東都特爲朝會之所。禮以義起。不如鎬京之制備。且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亦不如復辟制禮。後之精詳。其後魯雖僭禮。初止僭。東都之禮。未遂僭。西郛之禮。故止有文王廟。而無后稷廟。止有所穀之郊。而無圓丘。及五帝之郊。止有泮宮。而無成均之學。蓋洛邑之禮。周公主之。在成王未至以前。故成王以賜周公子孫。使如周。

公之祀文王焉曰。然則與周頌相表裏者何書。曰。孝經召誥洛誥尚書大傳。逸周書作雒解。四書而外。無可證周頌者。

問我將宗祀文王于明堂。既周公創禮而明堂之議。古今聚訟。其說奈何。曰。明堂有二。有王居聽政之明堂。有國南近郊祀天祖朝諸侯之明堂。國南近郊明堂。又有二。一爲周公營洛宗祀文王之明堂。而夏后氏之世室。鎬京之文王廟。魯之太廟。卽周公廟並同其制焉。一爲成王宗周大會諸侯之明堂。有壇門。無宮室。而覲禮之方明壇。泰山下之明堂。踐土之王宮。並沿其制焉。其見禮經者。莫明于大戴記。

之盛德篇其曰明堂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  
廂其方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  
北狄西戎此言南郊之明堂也

春秋蕃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郊宮明堂內員外櫺

又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  
爲宮柱洛爲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  
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此言路寢之明堂也又莫明于周  
書作雒解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  
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乃位五宮太廟宗  
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卮常累復格藻  
祝設柶旅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陛隄唐山齋應門庫臺元

閭是則太廟與文武二廟及路寢皆有南郊明堂之制度。故並稱五宮而非太廟卽明堂。非文王廟卽明堂。非路寢卽明堂矣。南郊邱兆配稷而不及譽。是南郊外無園丘矣。御覽引周書又云。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可見月令所言王居明堂禮。乃路寢而用明堂之制。而庫門獨一曰庫臺。可見靈臺卽明堂。南面庫門之臺。猶辟雍卽明堂外所圍之靈沼矣。孔晁于應門庫臺下注云。門各有臺于庫門見之從可知也。盛德記此解未知庫臺之爲靈臺與明堂向南之誼也。天子路寢曰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則知東西北面及左右个皆不過每月視朔之地非視朝之地可無九嬪九卿偪處及冬月北面朝其羣臣之疑矣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个有箱南嚮一面而已惟明堂法天象四堂而一室四面望之如一夏后氏專取其中

央太室以該四堂故曰世室而周之文世室襲其制焉

洛誥

王曰入太室禋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作太室是洛邑文武廟制如明堂也

殷人重屋專取其

上員下方之制略如公玉帶所上黃帝明堂圖上有樓從

西南入名爲昆侖者焉周人專取其南面之堂以該三方

而青陽總章元堂皆以天時名之焉考工記以爲五室

四舉

方之夾室與中央之太室言之盛德記以爲九室

四面各有左右个爲八堂合中央正室爲九室

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謂法龜文十二堂通四方之一堂

爲漢世太乙下行九宮置所本

十二堂

兩個爲十二

其實異名而同制元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惟太室之入四通故四面望之皆前堂後堂而用

之則仍以南面爲正嚮故三面各二階惟南面有中階是

爲九階

見考工記九階鄭注與廟寢惟賓階階者異賈馬則以爲九等之階與鄭異

此皆路寢

明堂之制也至其在國陽近郊者則有明堂有明堂之位作雒解所言者洛邑之明堂也明堂解所言者鎬京之明堂位也一有堂室一惟壇位一在東都一在西都一五年所營一六年後所營一以祀天神一以朝諸侯其東都明堂者卽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地于諸侯來朝東都時率

以祭天子六宗方明之所古文尙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  
誕賚有牧方明而釋之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

冬至越紼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

製禮曰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

尙書禋于六宗伏生歐陽夏侯皆釋爲

天地四方之宗蓋卽方明之祀而文王宗祀之名所自昉  
故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爲覲羣牧率以祀天祖  
之事若大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室堂兆  
祀五天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亦未聞更配以文王而鄭  
氏謂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大德配寡小德配衆且又與  
王居聽政之明堂混而不分又謂明堂之祀有單有合四

時迎氣于郊。還于明堂。則以文王配。享五帝于明堂。則并祀文武。斯皆強周禮以合周頌于經義疏矣。洛邑宗祀之明堂。或尚有辟雍靈臺之制。若宗周大會之明堂。位則斷斷乎無之也。曷爲宗周大會之明堂位。古者卑宮室。其制儉狹。故虞書分日而覲四岳羣牧。至周乃欲一日而盡見天下之諸侯。則必不能以容。乃別就國南郊壇之宮而朝之。因率以祀其先王。其營于東都者。略同宮廟之制作。雒解所云是也。其設于西都者。則明堂位曰。周公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于宗周。大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面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



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此所云階卽司儀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

壇三成也鄭氏以擇匠人九階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

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

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夷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制禮

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于

成王此卽盛德記近郊方三百步之制亦卽覲禮諸侯將

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于其上季拜日于東門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

邱陵于西門外之制蓋鎬京惟有路寢之明堂武王初歲

暫祀文王。餘時仍爲聽朝視朔之所。其制本狹，不可以合

諸侯。故別爲宮壇。臨時建設，無室廟个之制。卽公玉帶所謂一堂四面

無惟四面表其門。五服諸侯各依其方立。而天子負扆。惟

南嚮受朝。一方朝畢旣退。則其餘方以次轉南。而皆北面

朝焉。故覲禮曰：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於其宮。公侯伯子

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謂擯者，透傳四門之諸侯也。鄭注云：五服四

等之位，每一位畢擯者告，乃陳列而升。以上鄭注。而西門北門

外，戎狄諸國無拜于天子背後之疑矣。至朝禮已畢，則去

其門戶，惟存其壇，仍同郊邱。其泰山下朝諸侯之明堂與

踐土之王宮皆然。故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墀。

宮棘門而禮記逸周書皆云明堂之位不直云明堂也與洛邑宗祀文王之明堂常有宮室者制絕不同地有東西時有先後禮有經權至武王宅鎬後以豐京之明堂爲文王廟則又同後世原廟之制不以爲典要其鎬京路寢明堂但于宗祀配帝時迎文王主一暫祀之禮畢卽反其廟而或遂謂鎬京路寢爲文王廟惠氏明堂大道錄力申其說則子孫何以踐阼視朔聽政視朝乎知道之士必無惑焉

問雍詩毛序禘太祖也鄭箋太祖文王而以詩中皇考爲文烈考爲武惟是國語言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未聞文王

爲太祖且禘必羣廟之主合升于太祖廟周公成王時文

武以下尙無昭穆之廟而稱禘祭者何若謂明堂亦稱太

祖堯典鄭注文祖猶周之明祖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宗祀亦可稱禘此卽宗祀明

堂文武並配之詩然明堂禘天神不得及文母則自是宗

廟之禘而專頌考妣不及太祖者何曰周誠有祖文王之

制亦有禘文武于明堂之禮而非雍詩所用也蔡邕明堂

月令論引禮記王齋禘于清廟明堂祭法言周人禘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祭蓋禘有

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之祭二一曰園丘方澤之禘

一曰明堂宗祀之禘此皆主于祀天神地祇而配以祖宗

者宗廟之禘三曰吉禘曰大禘曰特禘吉禘乃嗣王喪終奉新主入廟乃合羣廟之主而禘之于太祖廟者大禘則五歲行之特禘則三歲行之亦皆合祭羣廟之大典諸侯則無禘而有祫傳言五年而再殷祭皆謂諸侯之祫非謂天子之禘而魯有禘祀則僭也凡禘郊皆一祖配之而明堂乃祖宗並配始封之君是爲太祖太祖外更無始祖祖惟一而宗無定數故虞夏皆祖顓頊而宗舜禹商人祖契而宗湯良由顓頊契之後更無盛德可當太祖者故明堂太廟同祭太祖惟周則稷之後武王之前尙有文王之聖德苟援夏商明堂亦祀太祖后稷則無以尊文王故稷惟

配郊天而明堂則祖文宗武並配上帝此禮以義起異于前代左傳宰孔告齊侯曰天子有事于文武當指明堂宗祀之祭然明堂雖祖文王而宗廟太祖之禘仍惟祖后稷以先公先王必合祭于后稷之廟不能合祭于文王廟也雍詩祀文王若爲明堂之禘則不應及文母若爲宗廟大禘則文王在周初無羣廟可合祭且一代不應二祖即使竟以爲禘太祖后稷之詩而皇考烈考孝子皆非所以對后稷仁和龔氏鑑又謂此詩禘文王者非大禘乃成王吉禘武王于文王廟之樂歌也吉禘爲新主入禰廟之時據楚共王將沒告諸大夫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子禰

廟之語謂其時文王尙未遷于祖廟未可稱祖故烈考文  
母皆仍武王生前之稱而學考孝子則成王對武王之稱  
其辨甚長不思吉禘當合祭羣廟于太祖后稷且喪畢祔  
禴宜有愴愴慨慕之詞豈有首頌天子之肅穆但祈眉壽  
之繁祉故當爲洛邑特禘文武之詩合祭武王于文王廟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鄭注禘祭文武于文王廟禘  
卽禘也且用藹栗全烝大禘之禮故序以禘祖爲言乃特  
禘而非大禘文祖而非太祖來雍止肅明爲嗣王新至東  
都之事宣哲維人則禘及功臣如鬻熊虢叔閔天顛散之  
儔也文武維后卽文王武王故毛傳于此不訓也雍爲徹  
俎之樂歌在祝告列成之後皇尸起而神保歸臣下進嘏

祝之詞歟。至漢書劉向傳。昔文王既沒。周公武王繼政。盡其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蓋言文王既沒。武王繼志述事。故周公成文武之德。合祭武王于文王廟。古人文義渾括。在乎善會。而或乃泥此謂武王時禘。太祖后稷之詩。不知周公禮樂皆制于成王之世。焉得有武王之頌。度邑解言。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明是時后稷。尙未配天。且是詩又豈有合祭后稷之諛乎。克昌厥後。釋文昌音處亮。反則知三家詩必作克。倡厥後。古人雖廟中不諱。蓋謂祖前孫名。若專祭是祖而專犯其諱。則是孫名其祖于諛。無取。

問國語。周人禘饗而郊稷。鄭氏注禮以禘饗爲圜丘配天。



禮大于郊詩疏以此序言郊祀天地不言圓丘謂頌南郊北郊配稷之禮後儒或謂郊稷已有思文不應禘馨無頌因以昊天有成命爲圓丘配馨之頌者何明堂宗祀亦禘禮之一禘郊不過藺栗而我將明堂祭有羊牛者何鄭氏禮注郊邱祭昊天上帝明堂祭五帝謂文王爲配五帝者何曰詩書易孝經皆無圓丘配馨之文惟周禮國語有之其禮嚴重或惟王者卽位一行之或惟巡守歸一行之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巡守封禪也因吉土享帝于郊圓丘也郊壇人力所成圓丘則皆因丘澤之自然故曰因吉土非若郊禘之間歲舉行故不見于經雖圓丘亦可稱郊而圓丘配馨之外再有同配之先王與否無文可徵若郊祀

則作雒解配稷之外。尚有從祀之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矣。詩言二后受之。則是歌思文以獻稷尸。歌昊天以獻文武之尸。安得舍郊祀同配之文。而傅之園丘祭饗哉。五帝五祀之文。亦不見于詩書易孝經。而惟見于周禮月令。鄭以明堂有五堂室。因謂明堂祀五帝。而文王之宗祀爲配。五帝則是配主。反居中。而四時之帝。反居四方。于禮爲不順。若以五帝及文王爲同配。昊天上帝。則黃帝居中央。而昊天上帝亦居中央。亦糝雜無別。考周禮兆五帝于四郊。則必不同祭于明堂之內。且祭五帝亦用實柴。大宗伯則亦有牛無羊。于我將詩何與。而我將之羊。則或從祀之司。

命司中風師雨師等歟。鄭康成論禘郊不無可取。惟天有六天。歲有九祭。則其事天也太瀆。宜爲王肅所持。學者所當審擇。

問稷之功在教穡。非如契之敷教。而思文頌稷之功及于陳。常立極者何。曰。王氏夫之言之矣。曰。從後世而言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從前古而言之。匪但此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無不幾希矣。況食也者。所以資生而化光者乎。燧農以前。我不敢知也。君無適主。婦無適匹。父子兄弟朋友不必相信。而親意者。其僅頰光之察乎。昏墊以前。我不敢知也。鮮食艱食相雜矣。九州之野。有不粒不火者。

矣。毛血之氣燥而性爲之不平。軒轅之治其猶未宣乎。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氣靜衣之用乃可以文。烝民之聽治。后稷立之也。無彼疆介。介皆陳常焉。后稷一之也。食也者氣之充也。氣也者神之緒也。神也者性之函也。榮秀之成膏液之美。芬薈之發是清明之所引也。柔懿之所醞也。蠲潔之所凝也。甘不迷苦不煩燥不悍濕不淖。獷無所生淫無所蕩慘無所激滯無所苑狂無所助充生人之氣而合之。理生人之神而正之。然後函生人之性而中之。故曰莫匪介極極者性之中也。于是而人之異于禽獸者。粲然有紀于形色之日生而不紊。故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天成性也。文照質也。來牟歲育而大文發焉。后稷之所以爲文而文相天矣。中夏所以異于茹毛飲血腥臙之夷狄者。后稷之功也。故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問烈文之詩。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或以卽政爲喪畢卽位。或以爲七年後復辟親政。白虎通義引此詩則又以爲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朝京師受法度者。何曰周頌皆周公制作于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其推本武王者。成王致祭于文武之廟。以文武之政告戒諸侯。蓋同異姓諸侯皆武王所封。故曰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皆武王大賚錫封功臣之事。於乎前王不忘。毛傳以

前王爲武王與白虎通義合其以錫之祉福爲文王錫之則因合祭武王于文王廟時所歌耳詩譜疏引服虔曰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則知喪畢卽位與復辟親政之說皆非也其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文武時旅酬獻賓所歌歟烈文辟公卽雍詩之相維辟公也

問有瞽之詩序謂始作樂而合于祖也或謂合祭祖廟而以爲禘祭之詩或謂合乎樂祖則祭瞽宗之詩或又以夏祭曰禴以樂爲主故其文從侖取和衆聲其說不一者何曰詩不及禮儀品物惟數陳樂器則是合樂而非合祭先祖是聽必非樂祖夏禴乃時祭非大祭何以適來助祭之

嘉客

箋謂二王後

是三說皆非也。攷振鷺有瞽二詩，其中惟隔

豐年一篇，乃幽頌篇次之失，已詳別篇。振鷺之我客，韓詩既謂文王辟雍之學，而韓外傳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明爲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奔周之儔，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非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之謂乎。大雅靈臺篇之簾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鼙鼓逢逢，矇矍奏公，亦與此詩若合符節。蓋自文王以禮樂造士，武王周公因之，逮管洛而後，遞荒之樂官與裸將之多士，濟濟在庭，故序不云合乎廟而合乎祖者。祖謂明堂，唐虞所謂文祖也。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大胥以六樂

之會正樂位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文王世子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謂春合舞秋合聲此數者皆于大  
學行之周制明堂辟雍同地又爲宗祀文王之所故合樂  
于明堂而云先祖是聽謂文王也我客卽振鷺辟雍之學  
士永觀厥成自一成以至九成也合六代之樂于我周之  
庭故明堂位有夏箛簫殷崇牙周壁龔之文若非陳異代  
之樂何必云在周之庭乎非前代之樂官勝朝之多士何  
必云客乎

問天作高山序增詩中所無之先公集傳又遺詩中所有  
之文王而季本以爲王用享于岐山之樂則五岳視三公



止用享禮其詩不當入頌或據大傳牧之野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故此詩頌太王及文王而王季自在其中乃追王時所作故不及先公祖類于義合乎曰武王未制禮樂不當有頌況中庸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武王止追王文王實未追尊三王故度邑解武王告周公憂天保之未定而曰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此武王未追王太王亦未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之明證既無追王三王之事安得有專祭三王之詩然則是詩何人所作曰成王祀太王于岐山而以王季文王配之也岐爲周之故國本有先王廟文

王雖去岐遷豐而岐之舊廟不毀猶武王去豐遷鎬而豐之文王廟不毀也成王有岐陽之蒐固曾巡守至岐展謁陵廟以太王始遷岐文王自岐受命故合祭王季文王于太王廟而歌是詩亦猶至洛邑而合祭文武于文王廟也此猶晉曲沃之別廟漢郡國之原廟因其造邦創業而祀之故其詩專頌作山遷岐之事正義駁或說合祭之文蓋泥爲大禘大禘若止合祭遷岐之三王禮以義起則無可非矣韓詩內外傳及說苑並引岐有夷之行而以彼祖矣句與彼作矣相應鄭箋訓本韓詩不當如集傳沈括之說問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箋謂文武成此王功而國語

及賈子新書皆以成王爲王誦集傳因謂祭成王之詩者  
何時邁之詩左傳云昔武王伐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  
弓矢則是武王巡守柴望之詩而韓詩內傳釋溥言震疊  
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  
政教

後漢書李固傳注

故白虎通義言王者大平乃巡守武王不

巡守至成王乃巡守者何曰成王者生存之尊號而沒因  
以爲廟號斯誼也自古惟受命之君有之倘受命之君未  
暇巡守封禪受尊號則繼體之君能致太平亦可巡守泰  
山而受尊號禮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徽號卽尊號也

鄭注以徽號爲旗  
幟則與器械服色

重上古受命之君無國號年號廟號而惟有徽號若軒轅

顓頊太皞少皞高陽高辛放勳重華文命皆有天下之號

生則以紀年沒則天下稱之爲廟號子孫世世沿之爲國

號至唐虞夏而徽號之外有國號矣商紀湯曰吾甚武自

號武王蓋天下稱之曰武湯湯通作蕩廣大之證亦尊號也故伊尹曰我何以湯之聘

幣爲武王曰圖王書在昔上帝割申勸圖王之德禮記引作申周觀文王之德則圖王之屬文屬

武尚未可定皆創業受命之尊號然商稱三宗周立諡法則徽

號之外又有廟號矣漢太初以後則又有年號矣三號既

立于是反疑徽號之不古故解尚書者或不以放勳重華

文命爲帝王名解詩書者不以成王爲王誦而泛言成此

王功甚至以徽號爲旗幟蓋古諛之不明久矣書序作成

王征酒誥篇首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以爲生存之稱

偽孔本始刪成字大雅周頌皆作于周公而下武詩曰永言配命

成王之孚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賈諡皆以爲道成王之

德毛詩止言二后謂文武而于成王無傳下篇噫嘻傳始

言成此王事則昊天之感王亦同國語賈子而韋昭誤釋

之耳酒誥鄭注引或說以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

王沒因以爲諡蓋歐陽夏侯說故魯世家周公謂伯禽曰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書大傳奄君蒲姑謂

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尙幼矣書大傳周公將薨謂伯

禽曰必葬我成周以示吾不敢離成王此成王非廟號之明徵也然則成王何以生有徽號曰古易姓受命之王必大會諸侯于東嶽告天卽位勒石紀號以爲有天下之稱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開國一定之典禮其號乃天下諸侯所公上民所歸往之謂王故禮運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非如秦漢唐宋之侈心虛奉故事也武王末受命未遑制禮樂會諸侯故度邑解告周公憂天保之未定周公相成王旣化殷頑營維邑制禮樂以成文武之德于是東巡泰山大會諸侯于明堂之位而天下共尊以成其王業之號故管子曰周成王封泰山禪

社首大戴禮保傅篇曰周成王時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有天下史記封禪書曰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位也梁許懋駁管子曰夷吾言惟受命之君得封禪而所述十二君有神農炎帝成王成王非受命君何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何分爲二人不知炎帝謂神農後世之君有撥亂中興如少康光武者與受命何異史言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豈是戰神農乎成王成文武之德豈以武王未及封禪而

成王不可繼志述事乎。或以左傳引載戢干戈二語爲武王克商後所作。遂據書序往伐歸獸。史記作罷兵西歸行狩。爲武王巡狩之事。殊不知罷兵西歸行狩。可當升中大會之盛典乎。或又謂般詩爲大武之四成。而曰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是頌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事。不知鄭箋訓允猶爲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其諛必有所本。故度邑解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明皆望祀而未親至。不然。武王果有巡守泰山之事。何管子論封禪反不數武王而數成王乎。況國語引載戢干戈二語。爲周文王之頌。而周公制作禮樂。皆在營雒以後。酌桓般



賡皆大武之樂章而篇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可謂作于武王之世乎。古人文詞闕略凡述開國之事往往兩朝不分尚書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豈有殪殷之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武王豈有伐奄之事然則凡周秦人述武王之事而兼稱文武述成王之詩而兼及武王舉可推也。周頌必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舉可推也。

問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孔疏謂周公七年歸政後之詩蓋以其次烈文之後彼爲免喪初卽政則此爲七年歸政時事其說若何。曰小序明言諸侯始見則非七

年重見之文矣。周頌篇次失所，豈得據之爲在烈文卽政之後乎？周制六年一朝，則每歲至者，惟畿內諸侯耳。其大饗特禘，亦惟近者咸聚，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卽位，乃六服羣至。若以歸政同于卽位，特舉五年殷見之禮，則當率之以禘于太祖廟，何止率見昭考乎？鄒氏忠允又以爲武王葬畢，諸侯會葬，見新君時作，則君臣喪服之中，而龍旗求章，播之聲樂，祈眉壽祝純嘏乎？此篇自當次烈文及雍詩之前。蓋成王免喪，武王初入廟，廟時詩，其時周公東征未歸，則詩當爲召公所作。

問振鷺之詩序，二王後來助祭也。何氏楷則謂微子來朝

習射澤宮之詩。龔氏鑑則謂杞本都陳。畱爲漢之雍。邱證  
西雍之爲二王後信乎。曰澤宮選士。不選諸侯。豈杞宋上  
公射而中少。亦不得與祭歟。杞不尙白。何並喻絜白之容。  
宋不都雍。何並諸二王之後。有客有客。何重出微子之篇。  
考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時辟雍學  
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注則似爲美太學之士。白駒畱嘉客。  
鹿鳴燕嘉賓。先王于賢者。本有賓客之義。矧多士篇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  
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則辟雍之學士。  
何必非駿奔裸將之多士乎。辟雍園水。因羣鷺所集。春教

羽籥有振鷺之舞。詩靈臺疏引韓詩說曰。辟雍者天下之學。圓若璧。壅之以水。在南方七里之郊。明堂在其中。五經文所藏處。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也。則辟雍與明堂同地。爲宗祀文王之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澤宮。則知天子將有事于天祖。必先選士于澤宮。詩專美嘉客。而不及瞽宗先師。旣非釋奠之樂。蓋將祭文王而選士。澤宮時所歌。故列于頌歟。文王之化。莫大于作人。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殷士裸將周京。無異楚材晉用。靡閒彼此也。

問有客之詩。白虎通義三正篇引之。以爲微子朝周之詩。

與小序合然二王後有杞兼三恪有陳而獨頌微子者何  
曰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禘焉有喪拜  
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子太叔曰夏肆是屏雖以杞後世  
卽于東夷而周之尊杞不及尊宋亦明矣惟此序來見祖  
廟實非助祭之謂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  
代殷後則此詩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明是誅武庚遷殷頑  
之後言周之于殷後其畔者則降之威其賢者則降之福  
是以人心無不平也王者封國必受策命于太祖之廟明  
不敢自專而詩云薄言追之則是餞之于廟猶申伯之受  
命岐周而餞之于郟也信信宿宿畱之誠而餞之敬歌是

詩于祖廟故列于頌也

問絲衣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引鄭志曰高子之言非毛公句後人著之則是衛宏所附益考古人之尸專爲人鬼而設若天神地示之尸無見于經者土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惟虞祭有之此後祭宗廟則考有尸而妣且無尸矣續序高子之言殆因篇次于良耜後而傅會于農祥漢儒因之遂謂鳧鷖繹賓尸天地山川四方皆有尸毋乃高叟之固乎曰續序之言固多傅會然此引高子之言與毛傳之引孟仲子者殆皆有本蓋大祭祀神祇皆有配食如舜郊以鬻配則以丹朱爲鬻尸晉郊夏郊以董

伯爲尸。周公祭泰山，以太公爲尸。此蓋祀農祥而配。以后稷明日繹，稷尸之樂歌。蓋古者龍見而雩，故東方蒼龍七宿之旁有天田，是爲農祥。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闕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后稷是相，則是周初有靈星之祭。故唐志云：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周公常閱其職，祥以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尾，以達于天龍。其衰也，淫于元枵，以害鳥帑。蓋史記正義引漢官儀曰：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于東南，爲民祈農。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

種百穀。則稷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于東南。

金勝爲土相也。玉海引作雒解。乃兆上帝于南郊。配以后

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農今本  
誤長春秋昭十年左傳戰于

稷。杜注稷祀后稷之處。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十三

里有稷山。此稷卽天田之神。教人種百穀者。是春秋時猶

祀天田。故高子能言之。而毛序引之也。蓋周家以農事發

祥。自郅商以來。卽以靈星爲特祀。其來甚古。至何楷據祭

統幽宗祭星之語。謂此祭卽月令之孟冬祈年于天宗。郝

京又傳會絲衣爲祈蠶之祭。而以靈星爲龍星。皆所謂可

與悔陳難與精悉者歟。



問序以臣工爲諸侯助祭遣于廟則違詩中保介訓農之  
文以噫嘻爲春夏祈穀于上帝則夏非播厥百穀之候而  
集傳皆以爲戒農官則又非宗廟樂章之頌皆語焉不詳  
且保介之訓月令呂覽異文成王之稱毛傳歐陽異說奈  
何曰以禮證詩二篇皆成王耕藉所歌然噫嘻當在臣工  
之前何者噫嘻有成王既昭假爾及播厥百穀之言明爲  
孟春卜祈穀而後耕藉之事臣工有王釐爾成之言明爲  
耕藉畢而執爵勞酒受釐告戒之事以禮徵之國語虢文  
公諫宣王不藉千畝曰農祥晨正王使司徒戒公卿百吏  
庶民除壇于藉命農夫咸戒農用王卽齋宮及期王裸鬯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乃藉。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畝。噫嘻。蓋裸鬯時。告先農之所歌。既昭格爾。明爲祈穀上。帝。率時農夫。則躬耕之明文。播厥百穀。則孟春耕藉之候也。駿發爾私。以下推廣庶人終畝之義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名曰勞酒。臣工蓋執爵勞酒。受釐時所歌。首四句。戒公卿諸侯大夫。保介以下。戒百吏庶民。周之暮春。于夏正爲孟春。正祈穀耕藉之時。將受厥明。迄用康年。奄觀銍刈。亦皆受釐時嘏祝之詞也。毛

詩以噫嘻次臣工之後。又以臣工爲祭畢遣諸侯之事。則耕藉兼公卿大夫不止諸侯矣。此謂畿內諸侯噫嘻言播厥百穀。

明爲土膏動而祈穀之時。而序兼夏言。何以詩中無龍見而雩之義。又不合矣。鄭箋以月令釋保介。然訓保爲衣。則車右非勸農之官。訓介爲副。則何不及農官之正。考韓詩章句訓介爲界。文選注韓詩外傳引嗟嗟保介。以證楚莊王

不越竟致祭之義。是周禮遂人之官。職保經界。卽月令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遂之事故。藉畢呼而告之。非車右副官矣。孔子對哀公曰。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兩宮。考冬至郊。定以至日。故不用卜。惟

祈穀之郊必用寅月之辛日。故春秋書卜郊者皆祈穀之郊。成王卜郊必于文武之廟。既昭假爾。明爲卜郊得吉而行耕藉之事。毛傳以爲成其王業之王。又不合矣。去此四失。而詩禮俱明矣。以上均用何氏楷說。惟何氏不知成王爲生存之號。而誤以爲康王卜于禘廟。今正其失焉。

問王氏夫之詩。廣傳曰。子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謂知其損益也。立仲尼于廟項之餘。通周之變。必有損周之道者。周頌三十篇。而豐年載芟。良耜臣工。噫嘻之篇。凡五靈星之祀。一乃孔子告樊遲不學稼。而孟子斥許行並耕爲小人之事。何耶。三代以下。粒食具而可憂者。不在此損

周禮者其在斯乎。夙萬乘之駕，集三有事之俊傑，進隴首以謀其升斗，歌詠長言以歆羨之。將無元后之爲生民計，有大于此者乎。六國強秦，惟不損周而且益之也。鞅之耕戰，慳之盡地力，汲汲上下交獎以謀食，而民之害氣以昌。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以柔柔之亂，而其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則是臣工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也，然而道已傷矣。後聖之所必損，奚疑哉。其說若何。曰：曰理欲同行而異情，王伯同迹而異心。孟子說齊梁以王道，皆不外乎勿違農時，數罟毋入汚池，五畝之桑，五母二母之雞彘，使其說施諸衡門，韋布之儒，則與問舍求田之陳登曷異焉。

問稼問圃而不知。三旬九餐而不顧。使施諸治民御世之君。則與問饑民何不食肉糜之晉惠何異焉。天子家天下。諸侯家其國。庶人家其家。以家天下者而但家其家則亡。以家其家者而爲天下人人謀其家則王。故曰王道至纖至悉。此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我能爲君任土地闢草萊。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嚮道。不志于仁。而求爲之聚斂。是富桀也。然則使君嚮道志仁。而任土地闢草萊之政。有不卽爲良臣者乎。李愔之盡地。白圭之治生。商鞅之耕戰。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有國而不知有民。故孟子斥圭治水以鄰國爲壑。使耕戰盡地。

治生皆爲小民謀其衣食與孟子說齊梁易田疇薄稅斂者何異乎。孔明以管樂自比以申韓治蜀子產以刑書治鄭後世議者未聞擯諸三代此王伯同迹而異心之說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董子謂漢繼大亂之後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是以文景之養民重農與天下休息雖未遑禮樂而醇樸無爲。關合孔子損文從質之誼未聞其損養而專教也。然則有王者作其得與民變革者文質而已。至于教養之道則百王相因不得與民變革者也。利民之政千萬端皆從養民重農而起。不利民之政千萬端皆從不養民不重農而起。王氏乃謂元后之爲生民計尙有大

于此者。然則孟子之說齊梁。孔子之足食足兵。先富後教。洪範之先食貨後賓師。皆爲不知務乎。桑柔刺幽之詩曰。好是家嗇。力民代食。鄭箋謂幽王好用是居家吝嗇之人。正謂其與民爭利。何謂臣工噫嘻之道。幽厲未之傷乎。乃以矯枉過直之譚。傳會于損益周禮之大。訟欲以徵百王升降之大。凡而不知其言疑于逸諺。其道疑于瓠落。將流爲晉人之清談。元虛糠粃民務。糟粕吏事。而生人無所托命。不可以不辯。

問執競之詩。序云祀武王也。歐陽氏時世論。據詩不顯成康以爲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三王並祭。非禘非祫。非



時謂時祭兼四親廟

于禮無徵朱氏公遷以爲昭王後祭武世室

而配以成康則詩作于共王之世太後不足信何氏措據國語曰祭月祀歲貢終王謂祖禰有日祭之禮則昭王時祖成禰康日祭不應及武之曾祖康王祖武禰成詩中不應及康王亦不足信至毛序專祀武王之說亦非禘非祫皆與前三說通則俱通礙則俱礙奈何曰以天作之詩考之祀太王廟于岐周以王季文王配之則此詩其祀武王于鎬京而以成康配之歟武王始有天下之君猶晉之武帝元之世祖旣岐有太王廟豐有文王廟則鎬京亦必別有武王廟新君卽位禮應專祀故載見序有諸侯始見于

武王廟之語。而此詩專及有天下之三王。不然序之專祀武王者。果何禮乎。天下神器。創守俱難。武王末受命而崩。殷頑未靖。多方蠢動。苟非成王疾敬德而祈天誠民。康王張六師以宏濟艱難。未見鼎命之固于泰山也。故推翦商之始。則上及太王。推奄有之勤。則近及成康。蓋成康自視爲守文。而後王視之。則猶肇造也。頌皆作于周召二公。當成王時。召公已天壽平格。康王之初。召公尙爲太保。而論衡稱召公年百有餘歲。則昭王初尙存。大雅周公而外。惟有召公四詩。則周頌亦惟周召二公制作。而無後人之詩可知也。至九夏皆金奏。有聲無詩。韋昭呂叔玉皆以時邁

詩古徵

中編之十

月三十一

三

執競思文爲九夏之詩支離荒舛不足究詰別見夫子正樂論

詩古徵中編之九終

詩古微中編之十

邵陽魏源撰

魯頌荅問

問小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未嘗言在僖公身後鄭譜知其時世不合始有薨後追頌之說而又違于本詩祝願之詞者何曰檀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考季友身事僖公其曾孫斷無同世爲卿請命王朝之理且僖薨之後文公元年至八年如京師者一爲叔孫得臣一爲公孫敖皆無行父也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孔子責臧

孫辰及夏父弗忌不及行父也行父果有請命于周之事  
夫子既存之于頌豈容獨沒其文于春秋況史克之見于  
傳又在行父後哉今觀魯頌皆頌禱祝願之詞其在僖公  
生前何疑其作于奚斯而不作于行父史克又何疑然則  
夫子取奚斯歟曰奚斯何足取也蓋魯之夸諛臣也泮宮  
爲造士之地不詳禮陶樂淑而惟侈倖馘之功金琛之賂  
躋馬燕飲之樂視菁莪棫樸孰爲不倫其失一也僖三年  
書不雨六月雨穀梁以爲勤雨閔雨有志乎民公羊注謂  
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倭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  
人不雩而得澍雨何以馴駉但頌養馬不及養民何楷雖

傳會歲其有一語豈能以假祝代憂勤其失二也僖十三年嘗從齊桓公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公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鄆皆因人成事鋪張無慚視周頌之敬畏陳規何啻天壤其失三也春秋之書郊書禘皆自僖公始則其僭亦自僖公始閟宮詩乃侈陳其僭以爲盛事其識遠出子家駒下其失四也故魯頌頌之變也夫子錄之蓋罪之傷之也

問閟宮之詩毛以閟宮爲姜嫄廟在周而新廟爲閟公廟在魯鄭則以閟宮新廟皆姜嫄廟在魯後儒多合閟宮新廟爲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三說互歧者何魯之郊禘及天

子禮樂或以爲賜于成王或以爲僭于後世此頌之作或以爲美修廟或以爲不專美修廟罔所折衷者何曰以全詩爲美修廟由誤以奚斯作詩爲作廟此大蔽也此詩全主于頌僖公之僭郊祀用王禮而推及于闕疆土服蠻夷其首言閼宮者不過爲后稷發端其首言后稷又不過爲郊祀發端耳于修廟何與然則周魯有姜嫄廟乎曰周之姜嫄廟見于周官大司樂享先妣在先祖之上而守祧奄八人賈疏謂天子七廟四親廟加二祧合先妣之廟而八蓋周立廟自后稷始帝嚳但配園丘而無廟故特立姜嫄先妣之祀然每歲惟禘祀無月朔四時之祭故毛以爲其廟在周

常閉而無事。魯無園丘配饗之郊，亦無后稷配天之郊，則亦當無姜嫄先妣之廟矣。今僖公僭郊，以后稷配，并追立姜嫄之祿宮，事出相因，禮皆創見，故特頌之。歟曰：然則史記魯世家成王既命魯得郊，祭文王何以呂覽又有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止之，之文二說互歧者？何曰：皆是也。魯之郊禘未嘗不賜，自成王亦未嘗盡賜。自成王成王康周公止許魯立文王廟，以爲周公所自出之王，使爲姬姓大宗，其文王廟不在五廟之數。魯自以周公爲太祖，魯公爲世室，皆百世不遷。猶周之文武魯無明堂而太廟與明堂同制，其前堂爲周公太廟，其中央爲魯



詩古微

公世室

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穀梁傳及漢書五行志均同

並四親廟而五

明

位又有魯公文世室武公武世室之說則起于春秋成五年始立武宮直僭七廟矣惠氏棟又以太廟世室爲路寢明堂非祖廟謂魯以路寢爲周公魯公廟則太祖廟又祀何人乎魯不有六廟乎且太廟居左路寢居中若奉先祖于路寢子孫何以視朔聽政乎謂仿宗祀明堂之制或歲時曾祀文王于路寢以周公魯公配則可謂路寢爲周公廟則其文王廟則謂之周廟亦謂之出王廟左傳襄十二年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杜預注周廟文王廟也郊特牲鄭注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許慎五經異義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周公以上德封于魯得立文王廟知亦得祖天子皆魯有文王廟之明徵抑魯爲諸姬宗國之明徵至若鄭祖

厲王

昭十八年傳鄭人救火使祝史徒主祀于周廟杜注厲王廟

衛蒯聩禱于皇祖文

王則非王命所賜亦緣魯文王廟而仿立之不宗魯而自

祖天子謂之僭可也

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者先

王之廟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

雒誥俘來毖殷乃命鬻子以秬鬯二

卣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書大傳周公薨成王葬周

公于畢使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此皆賜魯立文王廟

所自起魯既得立文王廟則祀文王以天子之禮樂其所

穀之郊以文王配禮樂用四代不用六代白牡駢剛同二

王之後魯公且不敢與周公同姓何況羣公之廟是成王

之賜伯禽之受皆未失也周公元聖先于孔子後世以王

禮祀孔子未有議其非者。如以褒崇周公爲失，則二王之  
後三恪之封孰非諸侯臣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若以魯  
立出王廟爲失，則任宿顓臾何以祀太皞。楚夔何以得祀  
祝融。雖同姓異姓殊制，豈可使姬姓無宗國乎。但止得立  
所自出先王之別廟而不預五廟，不爲太祖，是卽所謂諸  
侯不祖天子耳。其中世或移禘禮用于魯公之廟，至其後  
世并用之于羣公之廟，是則成王伯禽不及知矣。且因文  
王配仲春祈穀之郊，而并僭冬至圓丘配稷之郊，則又成  
王伯禽所不及知矣。惠公之請請此也。桓王使史角往止  
之，止此也。子家駒以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大夏對昭公爲僭謂不專用于文王廟而用于他廟也左傳祝鮀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無一言及于郊禘蓋郊禘自因文王廟而設猶漢世郡國之原廟不在分封之列也卽闕宮前三章但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亦無一言及郊禘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始盛言龍旗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春秋僖以前不書郊禘至僖世而後絡繹書之故仲尼歎魯郊禘非禮爲周公之衰則魯僭配稷之郊羣公之禘

實自僖公始而非成王伯禽時所有較然明矣奚斯不諱  
之而反頌之與三桓之舞佾歌雍視爲固然久矣至明堂  
位則言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更在定哀之後殆又僖公所不盡知  
而謂成王伯禽知之乎春秋書郊十有一見于正月者四  
見于四月者五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是啟蟄而祈穀之郊以文王配成王所賜也其正月郊  
爲夏之十一月卽冬至園丘之郊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  
祀上帝鄭注孟春建子之月此配以后稷後世所僭也鄭  
氏謂魯無園丘之祭蓋謂成王賜時無之至呂覽月令用  
夏正非周禮始有孟春祈穀之文而王肅杜預皆誤據之  
以釋春秋謂魯冬至建子月郊天至建寅月又郊是誤以  
周正爲夏正移啟蟄于正月與周禮  
經逸周書淮南子皆不合不足辨也

問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

附庸閒田諸侯有大功者則錫之有削地者則歸之考周  
初封建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  
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男方百  
里鄭司農以爲半皆附庸鄭康成則謂附庸不在其中故  
明堂位封周公子曲阜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地方五百  
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  
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大司徒注凡諸侯爲牧正  
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  
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于周制不得有附庸故  
言錫之而孟子言齊魯初封皆儉百里而以魯方五百里

爲在當損之數者何。曰：史記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  
百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衛地各四百里，顯棟高謂隱五  
年矢魚于棠，傳以爲遠地，卽兗州府魚臺縣，去曲阜不過  
二百里耳。又西狩獲麟，說者亦以爲遠，卽今之鉅野縣，距  
曲阜百餘里，西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至。春秋  
時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滅極滅項，滅鄆滅邾，滅根牟，祊  
易之鄭，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邾，向鄆取之莒，使邾退保嶧  
山，且與莒爭鄆，與齊爭南陽。無虛日。南陽卽汶陽迨晉文分曹  
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  
地界雖稍擴，終不能抗衡齊魯。大興朱氏珪曰：嘗奉使道

出山東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又五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不過百二十里耳。今曲阜卽魯國都。西距兗州府三十里。又西六十里爲濟甯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獲麟堆在西。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鄆城縣。是魯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卞城。魯卞邑。又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其曲阜正南至鄒縣不過五十里。其兗州南百七十里爲矢魚于棠之遠地。又府西南二百十里爲單父舊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



強也。自曲阜而北甯陽縣在府北五十里。魯關又東北九

十里曰鉅平城。魯成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是魯之北境

百四十里而近。計魯地東南約共四百里。南北約二百里。

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

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蓋方百里而贏焉。孟子之

言較明堂位爲確。惟江氏永則據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保有鳧繹。遂荒徐宅。淮夷率從之語。謂北與

齊分泰山。西與曹分濟水。南近邾滕。而西南至金鄉魚臺

單縣以鄰于宋。東南鄰莒。跨蒙陰。抵諸城。以濱于海。則七

百里有過之無不及。雖不無後世增擴。亦止能侵小。豈能

并大孟子儉于百里之言蓋以矯當時諸侯兼并之失非  
實錄案江氏謂魯東瀕海則是兼舉萊夷之地且惟計東  
西之表而不計南北之狹又不除兼并附庸之地故信明  
堂位而疑孟子要之孟子言始封百里者實封也史記周  
初魯衛各四百里者并土田附庸言之也戰國時方五百  
里者兼并後之實域也明堂位言七百里者則又兼并後  
舉附庸萊夷數之也

問居常與許鄭箋以爲許田朝宿之邑常卽薛國孟嘗君  
之嘗且許田隔于鄭薛滅于齊僖公安得有之故集傳以  
爲祝願之詞與毛傳常魯南鄙許魯西鄙之說不合者何

曰毛傳是鄭箋非也。許田在東都畿內，魯不能遙有。故隱公以許田易鄭之祊，而莊公築臺之薛，其地近耶？何與孟嘗之薛？考僖公時西南擴境之事，惟晉文公執曹伯命反諸侯侵地，于是歸魯濟西之田，曹在魯西南，魯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濟水之西是爲壽張，正值魯之南鄙，西鄙其卽常許二邑所在歟？臧文仲自重館往受之，重館卽今魚臺，亦在西南，侵地歸魯，故曰復周公之宇，是皆因人成事，而侈爲功烈，抑予更有說焉。春秋桓莊以前，莫要于拒戎狄而攘荆爲小，故費誓徐戎淮夷與魯相終始，僖公以後，莫大于攘荆楚而拒戎狄爲小，故魯頌以懲荆舒。

爲亟。是皆魯所由存亡。故夫子錄之。而非泮水闕宮之詩之足取也。故讀魯頌而知魯之終亡于荆舒。讀商頌而知宋之終亡于荆楚。齊閔滅宋而楚旋有之。

問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鄭箋以爲三萬三軍。而鄭志荅臨頌又謂此爲二軍者。何曰。千乘有出賦出軍二義。井邑邱甸出賦法。以一乘七十五人計之。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通成終同出軍法。以一乘三十人計之。千乘當有三萬人。楚語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出賦。此軍與賦之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乘三萬人。僅充二軍。不足三軍之數。魯大國方五百里。所出之賦。人數當羨餘于三軍。不當

退減爲二軍而鄭志謂三萬二軍者謂于軍興起徒約三  
而用二古者天子六鄉六軍六卿掌之大國三鄉三軍三  
卿掌之次國二鄉二卿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然  
出師不必盡行大約大國以一卿將一軍畱守二卿將二  
軍出征伐襄十一年公羊傳曰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  
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春秋繁露爵國篇曰諸侯大國  
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  
亦止二軍耳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二軍作三軍  
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穀梁傳以爲復正是亦謂魯當用  
二軍皆就調發之制言之也隱五年公羊傳注曰禮天子

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之證也齊語又以萬人爲一軍三軍三萬人雖變古制亦通率方伯二軍之制爲之然此言其大法仍視其國之能具與否春秋時列國或爭貶就伯男減少軍數以避方伯之徵賦伯禽之伐淮夷三郊三遂已備三軍詩頌僖公千乘謂復周公伯禽之舊然魯人出軍亦無一定春秋書一卿將者一軍二卿將者二軍昭五年舍中軍矣而十年伐莒季孫叔孫仲孫三卿並將哀二年代邾亦然是一用三軍成二年戰于鞍未作三軍也而季孫行父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人帥師豈上卿下卿一正  
一佐歟不然且四軍矣襄昭之世或作或舍或緣三家欲  
分公室而書不盡係乎三軍二軍之得失歟

魯頌之作于奚斯視正考父之商頌又瞠乎後矣不必考  
三家詩說而後知之也王氏夫之曰有求盡于意而辭不  
溢有求盡于辭而意不溢立言者必有其度而各從其類  
意必盡而儉于辭用之于書辭必盡而儉于意用之于詩  
其定體也兩者相質則各失其度爲之告戒而有餘意是  
貽人以疑也特眩其辭而恩威之用黷矣爲之詠歌而多  
其意是熒聽也窮于辭而興起之意微矣故詩者與書異

壘而不相入者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然則言固有所不足矣。言不足，則嗟歎永歌，手舞足蹈，以引人于輕微幽濬之中，終不于言而祈足也。方欲使之嗟歎之，永歌之，舞蹈之，而更爲之括初終，攝彼此，隍耳煩心口促氣，塗涕笑謹，呶而罔所理，又奚以施諸手足而喻于行綴乎？故備衆事于一篇，述百年于一幅，削風旨以極其繁稱，淫泆未終而他端躡進，四者有一焉，非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俗，其不以是爲詩必矣。魯頌之于詩，敖辟煩促政散民流之音也。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先公之教未亡，風雅之



遺猶有存者其唯駟乎數馬以彰國君之富猶其類也長  
言而不厭猶其韻也終篇而不及他猶其章也建安之所  
不能竊正始之所不能剽長慶之所不能攘宋絃疏越之  
風慙畱此焉雖列之頌可矣又曰有駟之聲胡爲乎奏于  
周公之庭乎一往而極儼而蕩乘凌而不必厝之之安以  
之管則急以之絃則繁以之金則異以之革則越以之盤  
旋于舞蹈則輕翾而鷲擊非雜霸之雄心其誰與爲之乎  
魯僖之于齊桓也豔其卑耳召陵之震疊目熒而心醉之  
北面其廷倣師以望其塵率夫人于陽穀以從其宴樂色  
授魂與而氣韡之久矣匪直僖也桓迷于羸莊惑于社僖

靡之宣怙之泰山不能爲之限汶水不能爲之壅也子曰  
齊一變至于魯謂襄昭以後狂簡之君子移風而逮上也  
非謂莊僖之間也君子興于下周公之教復于上垂及劉  
項之際而絃誦不淫故仲尼之澤永于周公又曰揚雄云  
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如欲晞  
之孰禦焉雄不知道不信其不可晞故以影取聖人而迷  
以終世聖人之大可張而冒之乎聖人之深可浚而至之  
乎聖人之于天可以氣相迎隨乎聖人之于人可以情相  
比合乎周公之頌天則清明也人則肅雝也大則躬與乎  
武王之功也深則親授乎文王之學也嗚呼奚斯爾何知

賣菜求益多采葑菲之下體而以擬蘋藻乎溯其事如史而不足以忠也爲其容如圖而不足以圖也陳其物如籍而不足以籍也祝其福如巫而不足以巫也侈其功如禮至之銘孔悝之鼎而不足以揜其惡也太王邠岐奔竄之時正武丁極盛之日誣以翦商之逆志而不知非也淮鹹之左次因人爲功而不慚也嬖母豔妻淫于祀荒于會而不懲也質之不足與昭何怪乎如扣木築土之喧耳而無與興哉哭之無涕者哀之非哀也笑之無歡者樂之非樂也歌之無感者弗足與于長言嗟歎也揚雄美新班固典引之篇文選應制之詩杜甫百韻之什韓愈元和之頌城

南聯句之作。自以才大如海。而讀者惟恐臥也。風雅之罪人。奚斯首作之。備也。周公而下。無已其。唐山房中乎。賢于奚斯之頌遠矣。嗚呼。聖人而可以似似也。天亦可以登登也。日不晞天而光充于天。水不晞地而流浹于地。心有警物。有應氣。有牖聲。有緒。莫之澄而清。莫之導而長。莫之放而宏。莫之鑽而入。莫之凝而聚。莫之斂而均。莫之敷而榮。莫之抑揚。斂縱而叶。文者道之顯事也。而載藏以出。不可揜焉矣。況聖人之洗心而藏密者。無迹而奚其髣髴哉。王氏不宗三家詩。而闡與之合。蓋入之者深。則察之者。皆滯澆固不能紊于易牙之嘗也。

商頌荅問

問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引韓詩章句亦美襄公鄭注樂記亦以商頌爲宋詩無論考甫在襄公前七八十歲且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受命咸宜百祿是荷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是商頌不作于宋襄世之明證而韓詩駁雜不倫者何曰宋世家戴武宣三年未入春秋難足徵信正考甫之于宋襄公亦猶子夏之于魏文侯竇公之于漢文帝未可齊彭殤而疑古人又或考甫曾作是頌未及施行至宋襄始奏爲廟樂故

序爲美宋襄猶秦襄公追錄其先世車鄰駟賦之詩而序爲美秦襄公者正同一例則考父宋襄時世卽不相及述作亦可相因或考父所作惟那烈祖元鳥長發四篇而殷武一詩則作于宋襄之世亦未可知書缺有間未可執殘文而疑大誼况史遷紀述疏略往往大同小異如以文侯之命爲晉文公重耳及稱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亦可以疑尙書孟子耶總之商頌爲宋詩作于正考甫以後不作于正考甫以前則大端得之若執左傳國語引經爲證則晉文公方去曹適楚而曹共公刺詩楚子已引爲故實有是理乎陳桓公方有寵于王生舉其諡有是

事乎。荆蠻非文教之邦，戰陳非講學之地，而大武七德，周頌樂章，楚子敷陳經誼，有同對策。史文勝質，昔號浮夸，引後證前，可盡泥乎。然則商之三宗，惟中宗高宗有頌，而太宗無之，殆亡佚不存耶。曰：烈祖之祀，中宗詩無明文。元鳥之武，丁孫子明謂主祭曾孫，毛序皆未可據也。王氏夫之曰：詩有頌樂有桑林，祀有郊禘，故當時稱之曰諸侯宋魯。于是乎觀禮而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何也？察鳥于遠以爲燕也，傅之則以爲蝠也；察魚于淵以爲鱓也，傅之則以爲蛭也。精意失而餘其迹，猶無餘矣。湯放桀于南巢，曰：後世恐以台爲口實，傳及于長發，而韋顧

昆吾與桀連類而舉矣。率其凌蔑不恤之旨。湯殆以力爭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頌契曰桓撥。頌相土曰烈烈。頌湯曰莫我敢遏。頌後王曰勿予禍適。頌武丁曰撻彼殷武。殆將暴六百祀之天下于桀日矣。嗚呼。此不問而知其非商先世之舊也。詞夸而不慚。音促而不舒。蕩人以雄而無以養。斯宋之以徵殷而喪殷者也。宋于是乎以世殺其宗臣。宋于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戰。宋于是乎以不度而爭楚于孟泓。宋于是乎以射天笞地。剥膝吞薛。戰齊楚魏而速其亡。名之所傳而言隨之。言之所流而志隨之。志之所競而事隨之。志成乎事而氣應之。石爲之隕。鶴爲之退。飛雀爲



之生鷓鴣張束溼之習上下交獎天物交變而殷先王之澤無有餘矣夏之亡也無待遷之頑民周之亡也無采薇之義士殷獨多有之則殷之以寬大優柔固結天下者可知已精意不傳而相傳以競宋之承殷愈于杞之淪夷者能幾哉長發殷武宋之頌也非商之頌也那元鳥烈祖之僅存不救其紊矣又曰崇德報功祈福三者祭之秩也非祭之義也舉是三心致之社稷山川而弗忍況孝子之享其親乎陰陽之良能人之性也吉蠲之精意神之著也用神之著者有事于己之性己以崇以所以報則二之矣故曰弗忍也已況孝子之享其親乎文武之德豐矣榘揚之

而恐其蕩乎心。然後情至而無餘志。奚況祈報之私哉。人子之于親。無擇也。無感也。無求也。傳之而已矣。有傳心焉。傳性焉。有傳命焉。閔予小子之警于廟。傳心者也。文王大明之播于廷。傳性者也。清廟維清之承于祀。傳命者也。傳之以命而心性絀矣。道義者命之委緒。吉凶者命之棲苴。迎精合漠以反其所自生。維清之所以益簡也。知文王之典庶幾其成而已矣。故以知闕宮之祈昌熾。長發之頌湯烈。不足以與于周公之享其先也。

問祭之備物。有人道焉。有神道焉。采五色和五味。以人享之也。弗忍致之死也。樂五音。臭五氣。以神求之也。弗忍求

之而弗得也。而那詩惟言鞀鼓管磬之奏，無一言及于性。鬯者何？曰王氏詩廣傳詳之矣。曰周尙文，求之于臭，弗求之味，殷尙質，求之于聲，弗求之色，聲臭者神之所主也。鬼神雖弗能聽，而聲自通也。鬼神雖弗能覿，而臭自徹也。合于漠而爲之介紹，夫然後求之也。親而神不遐，與抑周之尙臭，又不知殷之尙聲也。聲與臭入空者也。聲入空，空亦入聲，兩相函而不相舍，無有見其畛也。臭雖入空，而既有質，則猶有畛域。惟臭入空，而空不入臭也。昭明焄蒿淒愴之神氣，宅于太空，故蕭艾脂膏之氤氳，誠不如鞀鼓磬筦之昭徹也。際之于上，涵之于下，播之于四旁，搖蕩虛明而

生其歆。歆殷道至矣。事者容之所出也。言者音之所成也。言事人也。音容天也。故音容者人物之元也。鬼神之紹也。幽而合于鬼神明。而感于性情。莫此爲合也。今夫言胡之與粵。有不知者矣。音則無不知也。今夫事聖之與愚。有不信者矣。容則無不信也。故道盡于有信。德不充。功盡于有事。道不備。充而備之。至于無言之音。無事之容。而德乃大成。故曰成于樂。乃以感天下于政令之所不及。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今夫鬼神事之所不可接言之所不可酬。髣髴之遇。遇之以容。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歎而與神通理。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大哉聖人。

之道治之于視聽之中而得之于形聲之外以此而已矣。雖然更有進焉。容者猶有迹也。音者尤無方也。容所不逮。音能逮之。故音以節容。容不能節音。天治人非人治天也。天治者神以依也。雖然尤有進焉。八音備大聲震盪滌于兩閒而磬特詘然。至于磬而聲愈希矣。音之假于物革絲假于蟲獸竹匏木假于草木金鍊而土陶假于人爲石者無所假也。尤其用天也。故曰依我磬聲。音之尤自然者也。嗚呼。此可以知聖人事天治人之道矣。

問禘祫之制。古今聚訟而商頌元鳥祀高宗長發大禘太祖考韓詩內傳亦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祫

則羣廟之主悉升于太祖廟與公羊及逸禮

通典引

大同小

異故鄭箋改祀爲禘或謂本于韓詩者何曰韓詩釋商頌  
自宜用商制然禘祭當于祖廟不當于高宗之廟且武丁  
孫子乃主祭之稱序箋皆未可據蓋禘祭之文不見于易  
書詩周禮儀禮中庸孝經爾雅左氏內外傳惟一見于王  
制之言時禘則殷禮也再見于公羊傳之言大禘則諸侯  
禮也三見于曾子問言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亦明  
明諸侯禮也四見于記大傳言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  
禘可及高祖則又明明諸侯以下之禮也自後人誤以殷  
制說周制又以諸侯之禮說天子之禮于是做擾千載羣

言淆亂則折諸經考周官大宗伯大司樂有六享六樂之禮其稱春禘夏祠秋嘗冬烝與天保詩合蓋周人既改殷制春禘夏禘爲春禘夏祠而別以大禘特禘爲重祭別無時禘時禘之名此王制外諸經皆無禘祭之由也然禮不王不禘禘則僭故天子之大禘諸侯謂之大禘春秋文公三年大事于太廟公羊穀梁以爲大禘左氏杜注謂之吉禘蓋魯本僭禘公羊正其名曰大禘以見諸侯之不當禘其言五年再殷祭者三年大禘五年特禘皆言諸侯之禮與王朝之禘無與蓋禘通于諸侯以下而禘惟天子此公穀外諸書皆無禘祭之由也

諸侯喪終之吉祭卽三年大禘也晉大夫言寡君之未禘

祀僭與魯同

然則周時天子禘禮如之何曰有吉禘有大禘有

特禘吉禘之禮無論毀廟未毀廟皆陳于太祖之廟而合

祭之蓋新主入廟告祔告遷故合祀以聯祖考之情所謂

終王之禘每君止行一次者也大禘則專取毀廟之主陳

祭于太祖后稷之廟特禘則取羣廟未毀之主升合食于

文王廟此二禮于五年內相間而行且如初三年大禘

年之禘正當吉禘之時有吉禘則無大禘第五年特禘第八年大禘第十年特

禘左傳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此惠王崩喪終祔廟之年當吉禘于太祖后稷廟乃能

合祭先王先公之主今但禘文武則何由及王季以上豈



于吉禘之年亦舉特禘歟抑以文武創業之君舉文武以  
該大祀歟何以知周有大禘特禘曰周禮宗廟之祭有六大  
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在春禴夏祠秋嘗  
冬烝四季之外肆獻裸者大禘也饋食者特禘也司尊彝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者大禘朝享者特禘也鄭  
注皆以大禘爲禘特禘爲禘此濫周制同殷制故有禘大  
于禘之說不知天子有禘無禘諸侯有禘有禘一祭而上  
下異名雖賜魯郊禘止令同殷制之時禘時禘故牲用白  
牡非如天子大禘特禘在時享之外闕宮毛傳諸侯夏禘則不嘗  
惟天子兼之此謂魯同然此猶皆宗廟之禘也由是推于  
殷制有時禘無大禘

郊社配神之祭則更有二特禘一則圓丘配饗之禘禮大

于郊故爾雅禘在釋天祭法禘在郊上國語以禘郊與宗

廟烝嘗對舉

且牲用蒲栗薦同一全烝惟禘與郊同

一則明堂宗祀配帝之禘

故于文從示從帝逸禮禘于明堂清廟此二者不在宗廟

之內而亦爲特禘其行禮之期則圓丘當于巡守之年行

之故禮運因名山升中于天謂巡守也因吉土享帝于郊

謂圓丘也足徵圓丘因巡守歸而後舉大抵十二年一行

之圓丘方丘皆因高下自然之土非如南北郊社之壇壝

日又周禮所述樂及牲幣皆不同饗配圓丘亦當配方澤

稷配南郊亦當配北郊郊邱之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

園丘亦當稱郊猶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社之稱北郊也

禴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所自出。蓋父天母地。故能天太祖而祭其所自出之上帝。萬物本天。人本于祖。因祖本天。禮隆義眇。不可同于祈穀之郊。歲歲舉行。故諸經罕言之。此特禘之不在宗廟內者。一。明堂祀上帝之所。虞夏商皆以太祖配。獨周人則明堂不配后稷。而配以文武。稷爲配郊。郊尊而宗祀親焉。不在三年五年再禘之內。大抵于季秋大饗帝時行之。鄭氏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以文王配五帝。不知五帝與文武皆配上帝。此禮創自周公。故孝經以嚴父配天。推周公之孝。此特禘不在宗廟內者。二是說以殷制還殷。以周制還周。

以侯國之禮還諸侯。以天子之禮還天子。以宗廟之禘還宗廟。以郊社之禘還郊社。試以此質諸羣經書傳。無不合者。如以王制殷代之時。禘與周代之大禘。四時相間。以公羊侯國五年再禘之禮。與天子之大禘五年相間。或以祖所自出之帝爲人帝。混郊社于宗廟。則如治絲而棼之。以鬪解鬪。百世莫能畫一矣。

問禘禘之大綱則然矣。而廟制禮儀祭期。復多異說。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皆以太祖爲祖。而別郊有功德之王。獨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則所祖者非后稷之太祖鄭康成韋昭謂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祀文王其後以武王創業廟不可毀乃更改祖文王而宗武此周制異殷之明證虞夏廟制不可考然祖宗皆百世不遷而殷人五廟契爲太祖成湯又永占四親廟之一則後王止三廟何以容昭穆或據尙書文祖爲堯太祖廟卽明堂五府之總名夏后氏明堂號世室取其世世不毀因謂祖宗有功德者奉其主于路寢之明堂卽爲舜禹湯文武之專廟不在五廟之內其說若何曰是義起于惠氏明堂大道錄據文十年公穀傳周公稱太廟伯禽稱太室漢書五行志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

室謂太祖太宗栗主皆供于明堂路寢而分前堂後室太  
禘吉禘皆于路寢行之則太祖之廟不反虛無主乎若祖  
廟與明堂各供一主則太祖不有二主而殷人魯人有六  
廟乎至周人七廟則已別立文武二廟謂之二祧亦謂之  
二世室故周禮掌祧掌守先王之廟祧奄八人謂五廟二  
祧及姜嫄先妣廟而八若謂路寢爲文武廟而以前堂祀  
文中央祀武則周人不又止六廟乎且太廟居左路寢居  
中爲聽政視朔視朝之所而祀祖宗栗主于中央後王何  
以踐位出政乎作雒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明堂路  
寢是明堂在路寢之外太廟宗宮考宮又在明堂之外雒

邑尙有文武專廟。而鎬京反無之乎。卽或變易其說。謂尙書文祖。夏后世室。爲宗祀之明堂。非路寢之明堂。謂殷以前無二祧。卽以明堂爲祖宗不遷之廟。與周制不同。然宗祀上帝之明堂。在國南三十里。大戴禮盛德篇以祖宗不遷之廟而遠置郊外。何以日祭月祀。况國南明堂亦朝會諸侯之所乎。然則禹湯旣皆百世不遷。又不可占四親廟。非于太祖將何廟祀之。太廟及路寢皆與明堂同制。所謂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者。皆據太祖廟言之也。魯則周公爲太祖。祀于廟之前堂。魯公祀于中央太室。虞夏殷則顓頊契爲太祖。祀于廟之前堂。而舜禹湯祀于中央太室。皆正東

面之尊。百世不遷。日祭月祀。時享與四親廟同。何必變路。寢爲廟。祧糝人鬼。濫幽明乎。至殷之三宗。周之宣王。皆以時毀。見于匡衡。韋元成之議。則文武二世室外。古無別立之廟。而馬端臨謂殷人五世兄終弟及。當立十廟。尤臆造無稽焉。問曰。然則其禘時合食之禮。吉禘大禘特禘之制。若何。曰。鄭氏禘祫志。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則穆祭于文王廟。昭祭于武王廟。此則三地分禘也。通典引逸禮。祫祭立七尸。禘于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穆各一牢。此則共禘在一廟也。據此推之。則逸禮言立



七尸者吉禘之禮。蓋合祭數十世于太祖廟。則毀廟有主無尸。惟文武及四親廟立六尸。與太祖而七。故曾子問禘迎四廟之主。孔疏謂天子則當迎六廟之主。不言吉禘而言禘者。禘祫一祭二名。假殷說周也。逸禮言昭穆共立二尸。與鄭氏三地分祭者。三年大禘之禮。止及毀廟。故王季以上遷主。祀于太祖后稷廟。成康以下遷主。分祀于文武廟。太祖廟昭穆共二尸。則文昭武穆亦止各一尸而共一牢也。若夫五年特禘。則上不及太祖。亦不及毀廟。惟迎武王及四親廟之主。合祀于文王廟。文王禘主。武王配享。二昭二穆從祀。共立六尸六主。故宰孔言天子有事于文武。

不言后稷。古無同堂異室之制。苟歲歲分祭于其廟。則其情不聯。故三年五年一台祭。卽後世同堂異室之濫觴也。然則其行禘之時若何。曰魯禘在孟夏。明堂位魯君以六月之四月。嘗在孟秋。爲殷祭時祭之最大。故又謂之大嘗禘。魯禮法周。則知周人三年五年之殷祭。亦必于孟夏舉行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然則頌長發元鳥之諠若何。曰長發大禘于元王太祖之廟。契湯皆百世不遷。故詩惟頌二王。禘及功臣。故有阿衡。其餘毀不毀之廟。皆不及焉。元鳥禘祭于成湯之廟。故首惟頌武湯。而主祭曾孫。自稱武丁孫子者。高宗居三宗之

末舉高宗以該三宗歟。殷無世室。三宗皆以時毀。或禘祭時惟三宗有尸。以示異于毀廟諸王歟。

君子讀三頌而知聖人存三統之證。非于商頌見之。而卽于周頌見之也。非于振鷺有客見之。而卽于有瞽見之也。振鷺爲客勸也。有客爲客歆也。晉客而爲之主。適敬在客。勸而歆之禮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適敬在祖。客非適敬也。然且曰有客戾止。永觀厥成。何耶。斂四海之和。動之以聲容。際虛入漠。流盪充盈。大鳴其豫。以綏昭明。悽愴之陟降。匪他是榮。而榮客之觀。無適而不榮也。斯道也。匪直周道也。夔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崇賓如祖。綏祖如賓。繇

虞訖周一致矣。虞賓讓之裔也。周賓勝國之孽也。其讓不忘其勝。不慚嫌疑。悉捐而胥于一。帝王之通理也。三統之訖。更相嬗者。更相師。故後王之于前王。猶弟子之于先師。有恭讓之美。敬其所尊。斯愛其所親焉。俱爲帝皇之裔。同受皇天之胙。德相逮如手授焉。功相及如武接焉。通揖讓。征誅之變。而視猶一致。人之所從。神之所欽。大禮大樂之所洽。無不一焉。此豈三代以下之氣象也哉。秦代周而絕先王之祀。北齊周隋相代。而滅前代之族。固無足言者。漢唐宋之待前代。彼善于此焉。以言乎三統相師之訖。恭讓之情。如從粟冽而溯薰風矣。惰子忌兄弟之孝。賄臣忌朋

友之忠無德以存忌鄰邦之盛無道而興忌故國之虞故曰心存者不患道大者不憂憂患亡而疑忌消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視駢猶白白猶駢也有妻有苴追琢其旅在彼者猶在此也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其裸將服罇者卽膚敏之殷士在此者猶在彼也箕子洪範陳之于武而不慚微子樂器授之于周而不貳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道一而文質一統一而王國侯邦一治一而孫子功臣與勝國之嗣一也故曰三皇如春五帝如夏三王如秋五伯如冬漢唐以後皆伯也視三代以上之氣象如粟列之于薰風矣

問傳言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湯則未伐夏桀之時。已受共球而服下國。文王而有六州之衆。三分天下爲有。其二。豈上古之世。聽其并吞而不問。抑受命專征之後。以方伯所轄之地。爲湯文所有之地耶。曰。湯文皆西夷之君也。其始祖契稷皆封于唐虞上世。非夏殷所封建。而湯文之起。皆在夏殷之末世。西邊之戎索也。其鄰近諸國。皆聽其自爲遷徙。自爲兼并。而不必受命于王朝者也。後人以三亳皆在中土。而不知湯所起之西亳。在今商州。爲契始封之地。長發之詩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外大國者。契所生之地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爾雅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海者晦也。亦謂相土之地爲西戎也。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是先王謂元王契。其始封在上洛商州之地。爲商國所得名。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生始明。居于砥石。遷于商。故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于西戎。湯起于亳。周以豐鎬。秦用雍州。漢自蜀漢。皆在西方。而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後。爲今河北懷慶及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故升陞伐三腹。于地勢皆順。契封商地大。得至武關以北。故水經注載契曾遷蕃。在今華州。湯伐桀時亦盡。

得西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及得天下復于中土創立亳都尚仍商亳舊名猶東周西周東虢西虢南鄭新鄭故郢新郢故晉絳晉之比若如皇甫謐以中土亳說從先王居爲帝嚳則華陽之封莘野之聘升陟之師皆不可通故不得不謂升陟爲兵行詭道繞出桀西乘其不備其險謬有如斯者惟知商亳卽今陝州爲戰國商於之地在武關之西戎羌交錯猶未爲中夏故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所謂西夷北狄者皆就其國近西戎而言之非以云天下也及成周之世湯後支孫仍世居商州之地故秦本紀云甯公二年遣兵伐湯社與亳戰



亳王奔戎。遂滅湯。說文亦以亳爲京兆杜陵之地。是湯後支孫居西亳。號亳王。猶重黎子孫皆曰重黎。以此徵亳近西戎。世爲夷狄之君也。非後世景員維河之亳也。湯之伐桀也。誓則稱王。長發之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卽繼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名之正也。言之順也。湯未伐桀。固已受命稱王。爲天下主矣。湯爲西戎之君也。故可以受小球大球。可以受小共大共。可以十一征而無敵。可以稱王。可以放桀。惟周之先王爲西戎之君也。故可遷岐。遷豐。可以事獯鬻。昆夷。可以受虞芮之質。成。可以伐密。伐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受命。

改元可以服事殷而兩不以爲悖是說也于尙書詳之而復述其大略于此

詩古徵中編之十終